

說小俠武篇長

逃刑傳

冊四第 著羽春徐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1139B

徐春羽著

武俠小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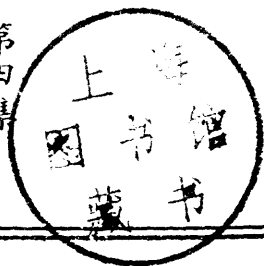
逃

刑

傳

第四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

武俠
長篇
逃刑傳四集目錄

續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

第十三回 計萬年智賺方天玉 婁廷玉力鬥周火成

第十四回 滅巨憖一王走國 正明器衆士逃刑



武俠
長篇
逃刑傳
第四集

徐春羽撰

續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搦戈

只得一狠心眉毛一縐，趁勢往下一躺，左手已是把練子鎚的挽手脫下，在鏢囊裏摸出針來藏在手內，這時苗二侉子一見大成栽倒，心裏一陣大喜，口裏喊道：「你這忘恩負師的小畜生，還往那裏走？」往前一進身，舉鈎就劈，只聽周大成一聲喊道：「姓苗的休得欺人太甚！」只聽嘩唧一響，一個練子鎚早已脫手飛出，苗二侉子喊聲不好，用力止住脚步，往旁邊一閃，好容易把練子鎚躲過，不妨備大成手裏梅花針打出，一些聲息沒有的就着上了。覺得迎面骨上一涼，喊都不會喊出，便摔倒在地，周大成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苗的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今天你也輸在姓周的手裏，休怪姓周的不仁，只怪你自己不義。俺還告訴你，俺用的是梅花針打的你，那梅花針便是你教給俺的，現在俺也不用問你，只等明日此時你自己了賬，俺自有公幹去了。」說着在地下摸着那把練子鎚，把挽手套好，大踏步往裏走去，剛走出不到三五步，只聽身後一聲喊道：「忘恩負義的周大成休走，且吃俺一劍，一刀去！」耳邊帶風，嗖，嗖，刀劍都到。好大成，一

邊躲過刀劍，一邊撒步轉身，幌過自己雙鎗，往正面一看，彷彿是個女子，急忙問道：「什麼人敢攔俺的去路？」只聽前面一個女子口音道：「周大成，你真算是利令智昏，怎的連俺的口音，都聽不出來了？」大成聽得清楚，明明是「小芳」口音，心裏尋思道：「慚愧，俺知道是姓苗的一個，才用藥針把他打翻，誰知後面還有人在此，這件事說出去，大是難聽！」眉毛一縐道：「有了！」遂向小芳道：「俺當是誰，原來是小芳姊，黑天半夜，在此則甚？」小芳道：「呸！你還待欺俺怎的？俺眼睜睜瞧你把師父用藥針打倒，你還敢在這裏假作不知，休走，吃俺一劍！」原來小芳在幾個師兄弟裏，最和大成投契，所以大家說大成背叛，他心裏委實不信，並且深恨婁廷玉，不該這樣誣讒好人，及至來到此處，果見他真個來了，心裏便起了三分狐疑，又聽他和苗二侉子說了一片話，又添了三分焦急，再看到亮兵器動手，便有了七八分不快，又見大成摔倒，苗二侉子追了過去，提鉤就劈，方喊一聲使不得，平空又見苗二侉子倒了下去，待要過去，又恐怕受了大成暗算，再看大成說完，轉過要走，自己還待不追，一聽張靈姑早已喊出聲來，便於萬不得已喊了一聲提劍跑了過來，原打算大成看見他們兩個便要逃跑，誰知大成不但不跑，而且答話動手，心裏雖不願意，只是一時也沒有旁的辦法，心裏還想靈姑過來協助，再回頭一看靈姑早已不知去向，心裏不由罵道：「這個使促狹的，把人家喊了出

來，他倒跑了！」正在動手之際，只聽大成喊道：「小芳你看你身後什麼人？」小芳一時忘神，回頭一看，大成趁勢一梅花針正釘在他迎面骨上，小芳叫呀一聲，倒在地下。

周大成不由哈哈一笑道：「姓曹的，休得怨俺手毒。等俺把他們弄倒之後，自來救你！」說完一抖手中雙鎗，大踏步向廟裏走去，剛剛來到廟牆，正作尋思從什麼地方可以進去，只見眼前一幌，從牆上早已跳下兩個人來，只聽又是女子口音道：「王爺你老快來，你老那位徒弟他來了！」大成一聽這個口音，十分耳熟，只是一時有些想不起，再一看那人已然來在自己身旁，剛要問聲什麼人？只聽一聲斷喝道：「周大成，我把你這喪盡天良的小畜生！你怎敢誤聽旁人言語，背反師徒義氣，竟敢打傷你師叔師妹，你的天良何在？你便是忘了師徒之義，難道連當年你父親把你跟我學藝這事情都忘了嗎？你若是一時糊塗，應當快快醒悟，快快同我把你師叔師妹救醒再說別話！」大成一聽，不是自己師父是誰？原來張靈姑看小芳已然過去動手，明知小芳不能贏得大成，自己在天津已然吃過他的虧，便不肯跟他過去動手，仗着自己路熟，便趁小芳和大成動手之際，急忙撒步跑回，來到廟裏，一看裏邊沒人，心裏十分焦急，便在院裏喊了一聲道：「甚麼人在屋裏？」殿裏王先生聽見，急忙走出道：「是我在此，張姑娘可有什麼要緊事？」靈姑一見王先生，急道：「這就好了，就是你老那個徒弟，姓周的他來了，遂把周大

成怎樣從廟西來，怎樣苗二侉子攔住去路，怎樣和他動手，怎樣把他弄倒，他是怎樣用藥針把苗二侉子打倒，小芳怎樣過去，也怎樣被他用藥針打倒，自己才怎樣來送的信，一一說了。王先生一聽，不由勃然動怒，便向靈姑道：「他現在那裏？」靈姑道：「他現在恐怕也要離這裏不遠了。」王先生急忙從旁邊抄起自己金背砍刀，向靈姑道：「張姑娘頭前帶路，待我親去見他。」張靈姑答應一聲是，才往外走，只見從黑影跑過兩個人道：「你老去不得！」王先生回頭一看，原來正是張興霸和尤俊英，王先生問道：「怎麼去不得？」張興霸道：「你老不會聽妻老英雄講，只讓你老在廟裏，不要出去麼？」王先生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那裏還顧這許多，你兩個只在這裏守好，我去去便回。」說完同了張靈姑，一直越過廟西牆，剛剛走出不到一箭地，只見前面一條黑影，迎面而來，靈姑急忙一扯王先生道：「王爺留神，他來了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我自理會得！」遂立住脚步，按住砍刀，看那黑影已到面前，王先生把刀一軋喊道：「前面來的可是大成？」周大成正跑之間，聽得有人喊嚷，急忙收住脚步一聽口音，正是王先生，那大成雖是誤聽蜚言，喪了良心，然而究竟有些自己和自己道不下去，況且方才一打苗二侉子，二打小芳，那股戾氣，已然下去許多，現在見王先生一問，不由一陣忐忑不安，繼而一想，我今天是幹什麼來的，既然當面遇見，怎肯放過，遂把雙鎗一軋道：「正是周

大成，想你已知俺的來意，難道還不肯成全俺嗎？」王先生呖的啐了一口道：「周大成，你這小畜生，你只顧貪圖一時榮利，你便忘了要受人指罵，你就不想想你身從何處來？藝是那個教？你就忘了你臨行時候，你父親在家裏囑咐你的話，你竟喪盡天良，打傷你的苗二師父，曹家師妹，你想你的天良何在？要是依我良言相勸，趁早扔下兵器，快去把師叔師妹救醒，念你父親託付一場，我必使你回得山東，你倘若執迷不悟，那時我就顧不了許多，定要把你捉住，給那忘恩負義的作個警戒，你也不是什麼糊塗人，你就快快說吧！」大成反哈哈一笑道：「姓王的，不要說那些囉囉話，你有本事把俺打倒，一切事情全都應你，如若你被俺打倒，俺也不懂這些，俺只拿你去獻功請賞，就讓你先動手吧！」王先生聽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舉起金背砍山刀照定大成頭上砍下，大成往旁邊一閃，甩雙鎚壓住刀背，往前一進身，抖雙鎚便奔王先生胸膛，王先生側身一讓，雙鎚打空，進步扁刀就奔大成咽喉，大成往下蹲身，刀從頂上過去，方要起去甩鎚，只見王先生刀從頭上撤回，便不敢再往起進身，打算換個着數，從旁邊甩起雙鎚，取王先兩脇，王先生不容他起去，把刀往回一軋，作個「劍劈華山」之勢，大成顧不得再用雙鎚，急忙側身往左旁一偏，王先生趁勢提起左腿，照定右膀就是一腳，大成不會防備，退出有五六步，扔鎚摔倒，王先生剛要趕了過去，後面張靈姑一聲喊道：「王

爺，追不得，留神他的暗器！」王先生也知道他毒藥針厲害，收住脚步，再往前邊一看，大成早已爬了起來，轉身就跑，原來大成摔倒在地，只等王先生過來，好用梅花針，誰知一按繃黃，已然發鬆。原來裏面已然沒了藥針，心中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，再看王先生已然止住脚步，心裏不由念聲佛，急忙站起，轉身就跑，依着王先生，還要追趕，靈姑急忙攔住道：「王爺，你老先不要追他，還是快看苗二爺和曹姑娘要緊！」王先生一聽，急忙止住脚步，同了靈姑，一直來到那邊柳林裏，一看苗二倌子和小芳仍然躺在那裏，急忙上前扶起，王先生道：「我想最好先把他們背回廟去，再作打算！」靈姑道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於是王先生背起苗二倌子，靈姑背起小芳，不一時，來到廟裏，張興霸和尤俊英一齊迎了出來，王先生道：「呵呀不好！這件事依然是沒有辦法！」靈姑道：「什麼沒有辦法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那大成打的是藥針，這解藥雖是苗二爺所配，他身上却沒有解藥，這針打上之後，對時必死，你說這應怎樣辦法？」靈姑聽了笑道：「你老真是愛忘事，你老想想，這藥針除去周苗二位之外，還有誰會打？」王先生低頭一笑道：「嘔！我真是急糊塗了！」遂向靈姑道：「你就快去掏出來吧！」靈姑過去從小芳袋裏掏出一個藥瓶，上面寫着梅花丹，急忙取過涼水，給兩個人服下。王先生道：「你們先在這裏，我要到前邊去看一看，如果他們醒了過來，不要就叫他們出去，

我去看一看就來，遂提了金背砍刀，一直走出廟門，聽聽前面並無一些聲音，心裏不由狐疑道：「怎的連一點聲息全沒有？難道他們都殺得沒了人了？」正在尋思之際，只見前邊一道黑影，蛇行勢的往前走來，王先生急忙把刀往後一背，掩着自己身體，看看那人離自己已然不遠，只見地下那條黑影陡的從地下縱起，彷彿和一條箭相似，直奔自己面前而來，王先生方喊道一聲不好，只見那黑影早已站在自己面前，喊了一聲道：「師父你老怎會來到這裏？」王先生一聽，原來說話的正是華梁。便急問道：「你們這裏可有什麼動靜嗎？」華梁道：「這裏一點動靜都沒有，你老那裏有什麼動靜嗎？」王先生道：「豈止是有動靜，那周大成小畜生果然來了。」華梁急問道：「他現在什麼地方？」王先生道：「你先不要忙，他此時已然去遠了。」遂把大成怎樣用藥針打傷苗二侉子和小芳，靈姑怎樣報信，自己怎樣把他打倒，他是怎樣逃去，一一都說了。華梁道：「他怎麼便真變成這種樣子？先生不該放他走去的。」王先生聽了說道：「他此時已經走了，說也無益，等到明天再講吧！只是他說他們一共來了有三十來個人，怎麼這邊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哩？」華梁道：「這件事難免又是他弄的鬼，從根上就不會來那些人！」王先生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，還有一件，怎的這半天不會見婁老英雄？」華梁道：「方才還在這裏的，不知一時間那裏去了？師父且和俺向前走幾步，尋了他們回去。」王先

生正和華梁向前來，只聽前邊一陣脚步聲音，華梁急向王先生道：「你老準備着，八成是來了！」王先生急忙軋刀，華梁也扯出十三節亮銀鞭來，看看已然臨近，華梁眼快，急喊一聲道：「那旁來的除了婁老英雄之外，還有什麼人？」婁廷玉道：「是俺同陶都頭，和徒兒李大勇，怎的王爺你也來了？」王爺遂把方才之話，細說了一遍，婁廷玉恨道：「怎的不讓俺遇見這個無義的人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似這種無義的人，良心已然喪盡，他能這樣不義，我們不似他那樣不仁，就是看見他，又能把他怎樣？還是放他逃去爲是，況且像他這樣人，也絕不會落得好下場，任他自亡好了。」婁廷玉道：「那廢今天除去他以外並沒有旁人來，俺等也不必在此久候了，先回到廟裏再談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多累婁爺又熬了半夜，回廟去再說吧！」於是一行四人，齊回關帝廟，一看苗二倭子和小芳業已復舊如初，只是旁人全都仍然未回，婁廷玉向華梁道：「你到東牆，他們全都叫回。」華梁答應一聲去了。婁廷玉又向李大勇道：「你也到廟後把衆位請了回來。」李大勇也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金威，丁立，吳七，東方德，鄧叔寶，方天玉，韓光，都已來到廟裏，彼此互道辛苦以後，落坐吃茶，大家問起如何又叫撒回，婁廷玉便把周大成怎樣已往經過，怎樣針打苗二倭子和小芳，怎樣王先生自己出來，打倒大成，大家怎樣才退回廟來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當下丁立聽了道：「既然如是，這件事却有些不

大妙相，那大成既敢隻身前來，必是已然知道俺等住在此地，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師父不該將他放走，祇要等到天明，他定會領了官面人等前來無禮，俺等此時，除去這裏，又沒個去處，這事豈不是弄拙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個却不妨事，俺倒還有個計較在此！」正說到這裏，只聽苗二侂子道：「你們可曾看見華梁？」大家聽了一看，那裏還有華梁的影子！王先生問東方德道：「方才不是華梁去請你們幾位回來的嗎？」東方德道：「是的，華小官人找俺等回來，俺等便回來了，華小官人却向俺等說，還要去到後面去請別位，叫俺等先回，俺等便先回來了，却不知華小官人現上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王先生又向韓光道：「你們可曾看見華梁嗎？」韓光道：「不會見，華小官人就不曾到我們這邊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怎的這般時候還不會回來？難道他也出了差錯不成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却決不至於，不過要依俺想，他一定是進城去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他這小小年紀，城裏地方又不熟，這趟去豈不又要惹出事來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却不消多慮，倒是先想個法子，怎樣能夠躲過他們來尋躡惱才好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此時除去這個廟裏，我是別無去處，你叫我想什麼法子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個却不用焦急，俺倒有個辦法，在此處往南不到三里地，地名大柳樹，那裏便是俺這徒弟家裏，大家且到那裏暫時躲避一天，只要今天白天這裏不出事情，等到明天俺便可以想出方法進內行事，不知你們幾位

以爲如何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既是有這樣去處，那真是再好沒有，就請你老同我們去趨吧！」婁廷玉道：「同去却是不能，這廟除去俺師徒之外，並無旁人，如果俺師徒剛剛走去，那廝便引人來尋煩惱，雖然俺不怕他，恐怕地方上人知道俺藏在徒弟家，那時豈不連累了他李家，俺這徒弟的父親，也是江湖上義氣的男子，最喜交朋友，如果俺徒弟同諸位走去，他自能有一份款待，並許能夠保諸位無事，俺在廟裏靜候他們來到，想好話打發他們回去，決不勞諸位放在心上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又累了你老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却算不得什麼，大勇，來，這裏有字條一個，拿回去交給你父親，就說是俺所寫，你却要急急趕了回來！」李大勇答應同了大家，辭了婁廷玉，一直奔往大柳樹，婁廷玉也自在關帝廟等周大成，暫時不提。且說華梁，聽王先生說周大成已經來過，並且把苗二佬子和小芳，用藥針打傷，不由自己尋思，周大成和自己要算第一個相識，又和自己十分投契，現在雖然不曾當面見他有什麼舉動，但是聽大家所說，他已是做出不法的事情，倘若竟因旁人蠱惑，弄得一敗塗地，回家以後，怎樣對得起他的父親，看這種神氣，也絕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鬧得完的，不如自己親自到王府去探大成一遭，見面之後，可以把裏面利害向他一說，倘若他能回心轉意，自己拚着找個無趣，也要替他把這罪過拖到自己身上，等到事完，把他帶回，交給他父母。也免得人家說自己不義氣。想

到這裏，便借着找東方德爲名，便一直往北跑去。眼看天光大亮。才到城門，好在自已穿的又不是什麼夜行衣靠，並不怎樣惹人注目，一直來到城裏，找了一個小店住下，好容易耗到天黑，店裏關了門，自己聽了聽，院裏沒了人聲，慢慢把屋門推開，走了出來，帶好屋門，從牆上跳了出去，找個僻靜所在，把自己衣服收拾好，把亮銀鞭盤好在腰裏，然後施展夜行術，直奔大城裏，來到城裏一看，已是路靜人稀，雖然路途不熟，却喜看過地圖，還記得方向，一直往北，聽聽已然交了二更，才來到慶王府，找着圍牆，從上面跳了過去，一看裏面黑黑沉沉，全看不出一些燈亮，探着步兒凝神一看，原來一片荒園，地下盡是些荆棘蒿草，知道自己進來錯了，却又不願再退了回去，便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去，走來走去，只見又是一座短牆攔住，看看那牆並不算甚高，便往後退出兩步，一縱身從上面跳了過去，原來正是那緒經閣後院，裏面雖然有燈却不見甚亮，聽聽裏面似乎還有人說話，便躡着脚步走到窗根底下一聽，只聽裏面一個人說道：「別的不用說，就說這兩天這個窮忙叨勁，就夠瞧的，我明天就得跟了頭兒說下子，要還是這樣，就算吹啦！」只聽又一個道：「你先別這麼發煩，昨天丁頭兒不是跟你說了嗎？只要過了十八，什麼事咱們就全都不用管啦，好歹的先混過這幾天再說吧！真格的，昨天那檔子，怎麼樣啦？」那個說：「什麼怎麼樣啦？」「就是昨天逮着那個老西兒

到底是誰，這事怎麼樣啦？」不就是那個老西嗎？他姓什麼黨啊。從那裏來的沒聽說！反正這件事有點不是頭，大概沒准就許出點毛病，就拿毛教師他們這般人說吧，會瞪着兩個眼睛讓人家把逮着的人給救走啦？只要再過兩天還不把腦袋混沒了哇？」只聽又一個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你還沒聽說哪，那天老魏跟大葉兩個人把着沁冷泉，會讓人家給細上扔在水裏啦……」你別瞎說啦，那裏是什麼繩子給網上的，一個人腿上來了一針，也不是什麼做的？第二天晚上，老魏跟大葉混身都青了，就跟服了毒似的，連府裏五福化毒散都給他上上了，也沒見輕一點，後來要不是逮着那個小孩，只怕這陣他們兩人早死了！只聽一個道：「敢情是這麼回事呀，反正我橫是聽見有這麼句話吧！後來那個孩子也不是怎麼樣了？」華梁聽到這裏，急忙又往前湊了湊身，把耳朵伏在窗戶上往裏聽，誰知却大大失望！只聽那個說道：「你算了吧！沒有像你這板倒破缸問到底的，這個時候也可以了，你也該出去瞧瞧去了！」華梁聽到這裏，知道那人就要出來，急忙一攢身，蹲在牆角下待了半天，並不見有點什麼動靜，從又慢慢湊到窗前，往屋裏一聽，那兩個人二次又談起來了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別的不用說，就說這兩天這個窮叨勁的就夠瞧的，我明天就得跟了頭兒說一下子，要還是這樣就算吹啦！」只聽又一個道：「你先別這麼老發煩，昨天了頭兒不是跟你說了嗎？……」兩個依然照着前次的話又重說了

一遍 華梁心裏忽的一動道：「不好！恐怕要中他人詭計，急忙抽身再打算往牆上跳去，已是來不及，只聽身後一聲喊道：「華老弟，怎麼才來嗎？俺已等你多時了！」華梁回頭一看，四面俱是紙燈，中間照着一人，原來正是周大成，便急忙把拳一抱道：「師哥，俺昨天聽說你在這裏失了手，所以特意來找你，你倒脫險了？」周大成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華老弟，你這話說錯了，俺在這裏倒不會失手，倒是在關帝廟失了手！老弟此來究竟什麼意思？可以快快說出，就不必這樣藏頭露尾的了！」華梁聽了臉一紅道：「既是師兄這般說，俺也不便再行隱瞞了，只俺有幾句話，師哥你可要聽？」周大成道：「有話只管講，只是不准說出耽誤交情的話兒！」華梁道：「如此小弟大胆，師哥你聽，想俺等在家村練藝時，若不是恩師盡心教授，怎有今日，師哥偏要傷害師父，要依俺說時，這是第一件大不是！」周大成呖了一口道：「什麼叫做大不是？你再往下講！」華梁道：「想你我弟兄，從前在鄉裏，不曾遇見師父他們時候，俺這話却不該說，那時師哥你有什麼本領？你那時家裏什麼情形？這個大概總該記得呀！後來跟師父學了本事，大家才想作出一番事業，後來師父臨要上京時候，也曾把我周伯父接到我家，說起要帶師兄出來，周伯父自沒有什麼不樂意，可是曾向師哥說過，一路之上，必須遵從師父的訓教，倘能得有所進取，也不枉期望一番的意思，並且又向師父拜了三拜，請師父

一路之上管教師哥，誰知剛剛到了天津，師哥便不聽師父囑咐，險些不會鬧出事來，要不是苗二叔趕到娘娘宮，只怕師哥這場糾紛完不了。等到入京以後，又復不遵師父言語，背師他投，並敢帶人捉拿師父及大家，幸喜大家得着耳報，方始未曾遭你毒手。你又夜探關帝廟對師動手，用藥針打傷苗二叔和小芳師妹，師哥這些事却是做差了，俺今天此來，也不是奉了師命，俺想師兄弟之內，就是你我最爲投契，我不忍見師哥你作無禮之人，才不惜一死，夜入王府，打算見着師哥，把話說開，勸師哥回去，師父跟前，自有俺一人保你無事。你不看在旁人身上，你只看在當先周伯父臨行一片言語，望你聽了俺良言相勸，隨俺回去吧！」周大成聽到這裏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師弟，多承你這一番好意，只是這話你說晚了，姓周的已然作出來，不能就這樣收了回去，你今天身上也帶着傢伙，不如你我動手，倘若俺要敗在你的手內，任憑你把俺帶去，見那姓王的，姓王的放俺走，俺隨轉回山東，謝了父母，出家是了。如果姓王的怒俺行爲，把俺碎屍萬段，那時師弟念在弟兄情分，把俺屍骨帶回一塊埋在山東，便念師弟好處。倘若師弟一時失神，被俺打倒，俺也絕不傷你性命，自放你回去報信，叫他們預備俺來。話說到這裏，師弟有話不必再說了！」說着雙手挽好套手，把雙鐘一磕道：「師弟：來來，俺和你鬪五十回合再去！」華梁一看這種神氣，知道善說已是無用，便向大成微微一笑

道：「師哥，既是不肯聽俺良言相勸，俺自當奉陪師哥走兩遭，只是一件，俺須向師哥求情，要憑武藝動手，俺若被師哥打倒，甚至被師哥把俺打死，俺只怨俺學藝不精，死而無悔，若是師哥有意取巧，用藥針趁俺不防，把俺打倒，俺雖倒在地下，俺心裏却不服師哥藝業。」大成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兄弟你也太把俺看小了，俺今天同你動手，只憑俺手裏鎚，你掌中鞭，一上一下見個勝負，俺若用暗器傷你，便算俺不曾練過藝，俺不姓周，這你總該放心了吧！」華梁道：「如此承情了，還求師哥手下留情吧！」說完從腰裏解下亮銀鞭，雙手一捧，各道一聲請字，便都施展開來，大成左手鎚一起，用個「托火燒天」勢，逕往華梁頭上砸來，華梁喊聲來得好，身體往左邊一閃，讓開鎚，進步用個「白蛇吐信」來取大成手腕，大成急甩右手鎚，來鎖華梁鞭尾，撤回左手鎚，華梁讓過鎚頭，單鞭望起一挑，用個「烏龍出洞」勢，絞住鎚練，往回就帶，大成急忙左手鬆勁，甩右手鎚，來取華梁頭頂穴，華梁知道這勢子名叫「力劈華山」十分厲害，便往後一撤步，抖起手中鞭，往下便砸，這個名叫「掃帚趕月」也是鞭中絕招，大成急忙撤回雙手鎚，坐腰一墊步，嘩啷一響，雙練子鎚使出「枯樹盤根」來取華梁單鞭，華梁急忙把鞭梢一立，封住下路，名叫「閉門推月。」大成見華梁護住下部，便雙手一抖，撤回雙鎚，就勢打出，直奔華梁二目，這名叫作「雙龍對珠。」華梁見雙鎚來到，低頭

一閃，雙鎗從頭上過去，華梁不等他再撤雙鎗，反手一鞭，砸住鎗練，只一裹，大成便拿不住雙鎗，只好把挽手脫下，只聽噹啷一聲，雙鎗落地。華梁急忙抱鞭一站，陪着笑道：「師哥留情，俺這裏謝謝承讓了！」說着也不等大成再來搭話，雙腳一縱，早已上了緒經閣的正樓，正待回身說聲告辭時，大成抬手就是一梅花針，華梁見他抬手一抬，知道又是梅花針，黑暗裏也看不清切，他這針打向那路，想他平常打針，總是在人迎面骨居多，便把雙腳一跳，意欲躲過再跑，誰知大成早已猜透，先前把手一抬，原是假招，趁他往起一縱，一針才出，正打在華梁右膀，華梁覺得大腿上又涼又麻，方喊得一聲不好，趁勢便倒了下去，大成准知這一針打中，華梁必定會從上面掉將下來，誰知聽完一聲不好之後，再也聽不見第二聲，再等一等，更不見華梁掉將下來，心裏好生懷疑，難道華梁不曾中了藥針，吃他跑了？剛想起跳上樓去看一看，又一想不好，倘若華梁不會受傷，在上面一等，自己上去，豈不受了他的暗算，想到這裏便吩咐灶丁，先把緒經樓圍起，然後把火種舉高，往上面一照，四圍全都看了，那裏有華梁什麼影子？心裏諄思道：「果然吃他跑了！跑了也罷，拿住他也不能把他怎樣，究竟有些不忍下手！遂吩咐大眾把火息了，天色亦已不早，可以歇息了。」大家答應一聲，正要把火種滅去，只聽緒經樓上有人喊道：「周大成，洛子把你這忘恩負義驢球養的！良言不信，反

將你師弟用藥針打傷，真是禽獸之行，洛子今天不得閒，明天洛子再來取你狗頭，洛子去了。」說話時候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經樓上這人，正是昨天用藥針打倒拿獲的那個山西人，只見他把話說完，輕輕向後一跳，周大成那裏還忍得住，喊一聲那裏走？縱身而上，到了上邊一看，那裏還有山西人，心裏不由一陣發怔！再聽樓下，忽然一陣喧嚷起來，不知因了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計萬年智賺方天玉 婁廷玉力鬪周大成

話說周大成跳上緒經樓，一看那裏還有人影子，便知道事情不好，一定是有人把華梁救去，便不敢再行怠慢，從樓上跳了下來，向大家把手一招道：「諸位隨俺去見總護師去吧！」大家應聲，便全都滅了火種，跟隨大成來見總護師。這總護師，姓計，名子叫作萬年，原籍揚州人，練得一手好鐵砂掌，並且有一身極好軟工夫，人送外號鐵掌老龍。這人生性最喜談諧，無論走到什麼地方，總是喜歡說說笑笑，却是天生一付俠肝義胆，專好雪洗人間不平，一向在江南以採買藥品爲業，只因有個結義弟兄，名叫雲翔，別號人稱雲中雁，在這慶王府裏充當護師。寫信邀他前來相幫，因爲一則情不可却，二則久聞京中繁華，打算來看一看熱鬧，及至到了京裏一找雲中雁，雲中雁却受了差遣往山東

去了，自己一時不便就走，便住在府裏。慶王聽說，知道是雲中雁邀來的朋友，便托旁人說請他在府裏充當一名總教師。先前他尚是不肯，後來慶王又叫人向他說，暫時在府裏等候雲中雁，俟雲中雁回來便放他走，他才答應。住了幾天，細細一探聽，這府裏所做所爲，全是仰承宮裏的意思，專以殺害親近宗族爲事，心裏便老大的不以爲然，只是因爲雲中雁尚未回來，一時不能便行走去。那天恰好周大成負氣，夜探慶王府，誤入東府，被計萬年把他拿住，一看他相貌十分清秀，武藝也還可以說得過去，後來很想試驗他的心術一下，便勸他歸順王府拿王先生立功，誰知周大成竟爲利祿所動，情願拿王先生等立功，計萬年不由暗暗點頭，心說，想不到這樣一個體面人，竟會這樣不明大體，真是可惜。遂點了點頭，假許應允把他收下，又恐怕他其中有詐，第二天便叫他帶人到三元店做眼線，誰知到了那裏，撲了一個空，計萬年一看，他果然是忘恩負義，便想等到雲中雁回來，那時自己一走，臨走時候，把周大成用鐵砂掌打傷，使他不致爲害，想到這裏，便和大成說明，讓他出外訪查王先生住在什麼地方，可以帶人去拿，只要把王先生他們拿住，便可以替他回明補他一個護師，大成聽了，自是歡喜。誰知當天夜晚，便來了個黨明，無心之中，腿上吃了大成一梅花針，把他拿住，大成原不認得他，他也不認得大成，大成用藥救醒之後，一問他的名子，到此作甚？黨明說出是受朋友所

託，到此來找姓周的。大成一聽，知道他果然是和自己師父一路的，心中好生歡喜，方要問他王先生都住在什麼地方？忽然一想，這樣問他，他必不肯說，那時反倒沒了主意，陡的心裏一想道：「俺何不這樣？一定可以打聽出來他們真實所在？」便趕緊過去把黨明綁繩解開，又把旁邊站的轟了出去，黨明一見，一時摸不清頭腦，便向大成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怎的如此待我洛子？」大成急忙附着耳根道：「俺姓周，請問黨老英雄到此何事？」黨明雖然機警，爭耐一時矜住，見大成這般親熱，十分大喜，便向大成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周大成，你怎的連夜不回，藏在這裏，意欲何爲？」大成道：「說給黨老英雄得知，只因俺師父和俺苗二叔，此番進京，原有一番事業，想你老已早知道，俺因打探王府消息，才假作順歸王府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只聽窗戶，唳唳一響，周大成急忙一推黨明，從桌上拿了雙鎚，來到院裏，跳上房去，一看後院，並不見一個人影，心裏好生納罕，便又走進屋來，向黨明道：「俺此番在這府裏的意思，老英雄想也明白了，俺想再在這裏多待上兩天，便要回去，見俺師父，請您替俺說明此意吧！現在天已不早，便請黨老英雄快快回去吧，倘若等到天明，便有許多不便了！」黨明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洛子便和你告辭了。」又向大成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你師父他們住在什麼所在嗎？」大成道：「那俺怎的不知，不是住在三元店嗎？」黨明道：「你看是不是？這要不是

俺洛子想起問你這一句，豈不把事弄錯了！你師父現在已不住在三元店了。」大成故作不知道：「不住在三元店，却搬在那裏？」黨明道：「現搬在永定門外大紅門三道莊關帝廟裏去了，你要去時，却要記清，那裏爲頭的叫作婁廷玉，你師父和衆師兄弟都在那裏，你在這裏也不要住久了，只要看清形勢，便可快快回去，因爲你師父他們心裏十分盼你呢！」大成道：「俺自理會得，老英雄你就請吧！」黨明答應一聲，提了包袱，來到院裏，一縱身跳上牆去，把雙手一拱，黨明那裏防備，一梅花針正打中黨明迎面骨，覺得腿上一麻，站立不住，從牆上掉了下來，大成哈哈一笑，剛要喊聲來人，只聽後面有人向他肩頭一拍道：「好！你真辦得好！」大成回頭一看，原來正是計萬年，不得心裏一怔，心想他是什麼時候來的呢？原來計萬年這兩日處處留着心，今天早就聽見人說，大成用藥針拿住探府之人，自己便走到這邊來，看他們是怎麼個辦法？便在窗戶後面偷聽，聽到他說是到府裏來探消息的，真把老計吓了一跳，心說他要真是到這裏來探消息的，那俺才真是被小孩子賺了呢？不想心裏一動，竟自碰動窗板響了一聲，當時急忙把雙腿一縱跳到牆外，找了一個靜僻所在一蹲，等了一回，不見大成出來，便又跳過牆去，再到窗前偷聽，而到黨明出去要走，心裏才明白大成果然是來探聽消息的，正要等他把黨明放走之後，自己出去，把他問住，收他作個徒弟，誰知黨明方一拱手，只見

大成回手向腰裏一摸，就知他要下毒手，喊都未曾喊得及，就見他已然把黨明用藥針打了下來，不由吸了一口涼氣，心裏尋思，這個孩子，手裏可也太歹毒了！想不到這樣的孩子，竟會這樣促氣，這要是不把他除去，恐怕將來爲害不小，只是自己答應收他，不便作出出乎反乎的事來，再想個旁的法子，使他死在旁人之手才好。想到這裏，遂從房上輕輕跳下，用手一拍大成道：「你果然辦得好，不是這般時，恐怕不容易問出他們的住址，我想事不宜遲，最好你趁他們不備，到那裏把他們全都捉住，回來之後，我定要保你做個護師，你可知道此去的路徑？待我去找張地圖來，一看便可以明白了！這個人你可以交給我，我自自辦法。」大成答應，叫人把黨明用藥救治過來，送到計萬年的屋裏，計萬年又向大成道：「這次前去，必須多多帶人，方可成功，你看地圖，自管先去，我這裏再派人前去接應，所有府裏的護師，叫他們全都前去，另外再多帶二十名壯勇，我想也就夠了。」大成答應，把地圖看清，出府去了，計萬年却不曾更調動一人。在計萬年心裏，他這一去，和他師父師叔動手，當然不會討得便宜，此去恐怕不會找出便宜，他師父師叔一恨此子無良，也許會把他置之死地，那時豈不省了多少事？遂又把黨明綁繩鬆了，一和黨明談話，知到黨明也是成了名的英雄，遂把事情前後說了一遍，黨明大罵大成無良，更問計萬年說把他放了回去，免得大家全都受了他的暗算，計萬年

把他攔住說：「等大成明天早晨不回，自放你回去。」黨明只好在這裏等着，誰知第二天一清早，周大成回來便說出怎樣到了關帝廟，怎樣遇見苗二侉子，怎樣和他動手，怎樣用藥針傷他，怎樣曹小芳過來攔住，怎樣又用藥針把他打傷，怎樣遇見王先生，怎樣和王先生動手，怎樣被王先生打倒，自己怎樣逃回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又問計萬年派去的人，可會回來？計萬年道：「提起這事可真氣死人！昨天你走之後，我便派他們前去，你猜他們說些什麼？他們說，他們來時，只言下在這府裏充當護師，這外面的事，他等管不着。再者說我不過暫時替我朋友在此應卯，也沒有調動他們的權利，你道這話可氣死人嗎？且喜你此番前去，雖然不會把他們全數捉回，也打傷了他們兩個人，足以鎮住他們大胆，你且到外面歇歇再說吧！」大成那知就裏，謝了計萬年，來到外面，對手下幾個說道：「今天夜晚必定有人前來暗探，且依俺吩咐，作一準備，遂找了兩個精明些的，告訴他們一片言詞，並且告訴他們，屋裏點上燈，你們便找一個黑地方，從屋裏往外看，只要看見院子裏有人進來，你們便把俺教的那套話兒，慢慢的說，俺自理會得來拿暗探之人。」大家聽得明白，便照他囑咐埋伏好了，果然到了二更，華梁來到，大成和華梁一動手，早有人報知計萬年，計萬年便把黨明請了出來，叫他一同去看他們動手，黨明跟了計萬年到那裏藏在房上，一看這兩個動手，不由心裏愛惜，後來見華

梁一鞭，把周大成雙鎗抽去，不由一聲差些喊出好來，又見華梁並不進攻，只一縱跳上房去，又愛華梁心地忠厚，正在這時，只見大成把手一揚，知道他又不踐前言，打出暗器，黨明這時那裏還耐得住，便要跳下。却吃計萬年攔住道：「且慢！還是救人要緊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華梁挨了一針，要倒未倒之際，計萬年便和風一般快，早把他攔腰夾住腿用力一蹬，早已離開那房有十來步遠近。黨明不由暗裏挑挑大姆指，心裏又是一動，正待追下計萬年，只見大成早已跳上房來，黨明趕緊往下一蹲，幸喜不曾被大成看見，再看大成望了兩望，依然跳了下去。知道不會看見自己，便急跳輕身一縱，從旁邊小屋上，已然跳到樓上，喊了兩聲，又是一縱，用「燕子三點水」跳到牆外，見着計萬年，計萬年悄悄向黨明道：「你趁着他不曾追來，你快快背了他順此往西，跳出府牆，先去找一小店，把你們這個朋友送到那裏，先去買一些白面，調了雞蛋青，糊在傷口，免得受了風，你再用綠豆粉護住他的心口，免得毒氣侵入，你趕到天亮，快快出城，和你們那般朋友商議，怎樣救活你這個朋友，至於這裏事情，自有俺在裏面替你們留意！那個姓周的，無論在什麼地方見着，都可以下毒手把他打死，我已經再三考察，這人心術已然壞極不可救藥，決勸不過來了，否則將來必受他的大害！」黨明聽到這裏，真是千恩萬謝，背了華梁，踱出牆去，這且不提，只說計萬年，放走黨明，急忙由

後面跑了進去，恰好這時周大成已帶人從旁面走了進來，計萬年一見大成便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正要派人去找你，你知道昨天拿的姓黨的，我想他既是與你師父們沒有深厚交情，我想不如把他找了出來，和他商議，倘若他能協助我們，不是與我們大有利益嗎？」大成聽了詫異道：「怎麼？你老還不知道麼？那姓黨的方才俺已經看見，八成此時他已跑了。」計萬年故作不知道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周大成道：「方才因為前面又來了好細，俺剛剛用藥針打倒在房上，再上房去看時，那好細已然不見了，一聽房上有人喊嚷，俺抬頭看時，正是俺拿獲的那個山西人姓黨的，他在上面說了幾句無禮的話之後，他也就那樣走了，這是俺方才親眼得見的，所以看得清楚，諒來那姓黨的，一定是有人先把他救了，然後他又到前面去救了他們一路的。」計萬年道：「我怎的一點不知？你們快到裏面看看姓黨的可還在裏面？」旁邊人答應去了，一時回來道：「果然是沒有了，」計萬年道：「既然丟去，也就罷了，只是有一件，像他們這樣隨來隨去，全不費事，恐怕以後他們還要有人來暗探，總要多加小心才好！」大成答應，剛要退了下去，只聽外面忽然鑼聲四起，人聲鼎沸，計萬年說聲不好，便叫他們趕快打探什麼地方鑼響，這裏人答應還不會出去，只見外面已然有人報了進來，說是緒經樓又有人前來暗探，計萬年道：「難道毛教師他們就都不在不成？」來人道：「毛教師他們早就去了，

只因來的那兩個人，十分驍勇，一個強似一個，並且有一個會用暗器，慶教師和恩教師全都被他們用藥針打傷，只剩毛教師在那裏和他們廝鬪，恐怕再要是時候大了，毛教師也要不敵，請總教師快去接應去吧！」計萬年聽了，把手一擺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們快前去傳知他們，叫他們先把兵壯散開，不要讓他們逃出圈去，我隨後就到。」大成在旁邊道：「這事不宜遲，俺便先去吧！」計萬年道：「也好，只是千萬小心，不可受了他人暗算。」大成答應一聲就轉身便走，心裏尋思道：「這回來的一定又是小芳無疑，那一個又是何人呢？使怎的驍勇？」正想之間，只聽前面一片喊殺之聲，原來已到緒經樓。大成急忙縱上牆頭，向裏面一看，只見毛泰正在和一個人交手，仔細一看，却看出是方天玉，不由納罕道：「怎的他倒會來了。」再往方天玉身後一看，苗二侉子提了一對雙鉤氣昂昂的站在那裏。心裏這才明白，原來打暗器的就是苗二侉子，准知道自己過去，也絕對找不出便宜，不過自己已然到了這裏，那有不去之理，遂喊叫一聲毛老英雄閃開，待俺來！毛泰此時已然覺得有些不甚得力，忽然聽見這一聲，真是快活不過，急苗一撒手裏單刀，退下步來喊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俺讓你成功吧！」大成搶一步上前抖忙鎗架住天玉雙拐，向天玉笑道：「方兄弟，你怎的也來了？難道說兄弟還非和俺見個三五十合不成？依俺勸時，兄弟還是趁早回去，免得傷了你我弟兄和氣！」方天玉一瞪

雙睛啐道：「呸！那個與你是兄弟？像你這無君無父忘恩叛道不知禮義的人，怎配和俺姓方的呼兄喚弟？今天俺姓方的來到這裏，第一你須將華家師哥放出，還有一位黨老英雄，你也該快快放了出來，那時俺還念當年弟兄一師之義，不再和你動手，你若有一樣不這樣辦，休怪俺手下無情，當時就要結果你的性命，與世界上人除害，話盡於此，還要你自己忖度忖度吧！」大成聽了，不由勃然大怒道：「方天玉俺不念在當年大家相好一場，所以才不惜苦口勸你，怎的你這樣不知好歹，竟敢破口傷人，這却休怪俺姓周的不義，不要走，先把命留在這裏再講！」說時，一鎚早已當頭打下，天玉正待還招，只聽身後喊道：「玉兒你且退下，待俺來拿這無義畜生！」方天玉往旁邊一閃，只見苗二倚子把雙鉤一擺，往上一進步喊道：「大成往那裏走？」大成一見，急忙一拱雙拳道：「原來是苗二叔，昨天是俺一時失手，不想傷了二叔，只是要怪二叔不該攔住俺的去路，在俺這方面，以爲此事不與二叔相干，所以雖然趁二叔不備，把二叔用藥針傷了，俺那時却連頭都不曾回，便走去了，二叔可知俺是不打算與二叔爲難嗎？今天二叔之來，想還是爲了姓王的，依俺勸時，二叔先要明白這裏面是非曲折，然後再和俺動手不遲，二叔你想，那姓王的雖是自己說是天潢貴胄，俺等却又不曾見着他什麼真憑實據，不過是聽他自己說說，即便他是與皇室沾上一些親，也絕不是正經枝派，俺等跟他們這

樣大明大關，究屬站在黑暗地方，倘若官家知道，真個按名搜捕，豈能逃脫法網，那時不止是功名富貴不見，恐怕自己生命難保，再者說現鐘不撞倒去撞木鐘，世界上那裏有這樣傻人，依俺勸時，趁此未被官家知曉，二叔快快去通知師兄弟們，大家快快散夥，不要再和姓王的在一起，倘若能夠幫助官府，把姓王的拿獲送到這裏，俺願在這裏總護師面前，把二叔名子寫了上去，管保二叔有個大大官做，二叔你想……」大成話猶未完，只聽苗二侉子一聲斷喝道：「畜生！快快住口！似你這貪圖榮利，不顧信義，竟敢陷師害友，小畜生，也配和俺來講話，今天就是你命盡之日，休走，且吃俺一鉤去。」說着迎頭就是一鉤，大成急忙往旁一閃，也便怒道：「姓苗的，前次饒你不死，怎的今天又來自尋煩惱，休走，也吃俺一鎚再去！」說着一鎚裹住單鉤，一鎚早已向苗二侉子迎面打來，苗二侉子喊一聲來得好，進步一鉤，鉤住鎚練，只聽吶吶嘩啦一響，練子鎚竟被鉤刃咬折，苗二侉子往前一進步，雙手往懷裏一帶，抬起左腿，照大成膀上一踢，大成掌不住勁，倒退兩三步，摔倒在地，苗二侉子搶一步，舉鉤就劈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聽身後一聲喊嚷道：「慢動手！」隨着聲音，一陣風到，苗二侉子便知身後有人，急忙一閃身，大成早已爬了出去，站在一旁喘氣，苗二侉子回頭一看，只見這人身高不到五尺，禿着個頭，臉色通紅，紅中透亮，手裏拿了一桿旱烟袋，滿臉是笑的在那裏一站，

苗二倖子急忙把鈎一順，拱了一拱手道：「會駕何人？爲何攔俺動手？」計萬年微微一笑道：「在下姓計，在這府裏有護院的責任，你這人深更半夜，竟敢持械深入王府，還敢和這府裏動手，你這麼倒問起我爲什麼攔你來了？」苗二倖子一聽，原來此人就是計萬年，知道此人武藝十分高強，看他這樣子又不像要和自己動手的樣子，便也急忙陪着笑道：「尊駕原來就是計老英雄，俺一向聞名，今日方得幸會，老英雄問起俺怎樣持械深入王府，俺天胆也不敢，更不敢在這裏無故動手，只因這裏面有些曲折，不得不告訴老英雄，方才和俺動手之人，原來是俺的一個徒兒，俺從南方把他帶到這裏，原爲讓他開開眼界，叫他增長一些知識，誰知他來到這裏，竟敢背俺偷跑，俺幾次叫旁的徒兒來喚他，他又把旁的徒兒打了，便是俺也還吃了他一藥針，似這等忘恩背義之徒，老英雄就是收留他又有什麼益處？俺想請老英雄，恕俺一切狂妄之罪，准俺把這逆徒捉住，俺便着實感激大德了！」說着又是一恭到地，計萬年聽了把頭點了點道：「你這人倒還知道情理，只是有一件，你從前收徒弟時候，爲什麼不先查明白他的行爲，就胡亂的把他收下，知道他不好，就該把他除了，爲什麼又縱容他到這步田地。現在，你打算把他除了，這件事你是本應如此做法，不過，在我這府裏，你却拿不了他去，我倒有個法子，你既身帶武器，又敢授徒，定必手裏來得，我要領教三五手，倘若贏得我時，我便

幫你把牠拿了，如果你也敗給我時，你就快快逃命去吧！」苗二侂子一聽，就知道事情有些難辦，只好是暫時耐下性子，便笑着向計萬年道：「計老英雄，俺方才也曾向你老說過，俺此番前來，全是爲了俺這背恩負義徒弟，不然天大胆子也不敢冒進王府，你老想俺這話說的可是？此時俺只望你老能夠把俺那不肯的交給俺把他帶回，至於怎樣冒犯老英雄之罪，俺必來領受，若教俺此時便和老英雄面前現醜，俺是天胆也不敢，還是老英雄行個方便！」計萬年聽了微微一笑說：「看你這個樣子，也像是個英雄，怎的說出話來恁般沒力氣，你今日如果不肯賞教兩手時，恐怕打算出這個門就不易了！」苗二侂子知道計萬年是有意激動自己，正要想出一番話來，怎樣去回復他，誰知這時方天玉早已忍耐不住，扯雙拐在身後，一聲喝喊道：「師父那裏有那些話和他囉嗦，待俺把他打發回去再講！」苗二侂子剛要喊一聲不可以時，方天玉已然扯雙拐搶了上去，苗二侂子知道再說什麼也是無益了，便退在一旁，看着他過去動手，只見計萬年哈哈一笑道：「究竟小的比老的有火性些，來，來，來，且鬪個三五合看一看！」方天玉一聲喊道：「姓計的，你不必以老賣老，難道以老還能把人壓倒嗎？」說時一扁左手拐用了一個「枯樹盤龍」式，直取計萬年上頭，計萬年一看見拐已臨腦門，身子往旁邊一閃，拐從面前削過，方天玉見左拐打空，搶一步右手拐用個「李鐵拐飄海式」，從肘下一掏，往計萬年

脇邊打來，計萬年喊聲來得好，舉起手裏大煙袋，輕輕往拐上一搭，說聲走，那根拐便似站在大烟袋上一樣，休想再動得分毫。方天玉雖是用盡氣力，那裏弄得動，就在方天玉用力往回一撤時候，計萬年陡的把烟袋一鬆，方天玉身不由己倒退了有十來步，才用雙拐拄地站住。計萬年却仍然行若無事的站在那裏。苗二侂子知道計萬年用的是氣工，方天玉自然不是人家對手，便急忙用手中鉤回天玉一指道：「天玉，你怎敢這樣大胆，竟敢和老前輩動手，若不是老前輩體讓於你，只怕你這條命已然多時不在了！還不快快退下！」方天玉知道這是苗二侂子給的台階，便急忙順坡而下，跑到苗二侂子身後發愣。苗二侂子抱定雙鉤，笑着向計萬年道：「小徒無知，竟敢冒犯老英雄，多承老英雄讓他是個小孩子，不會運混元氣傷他，他雖無知，俺姓苗的却深知感激，只是今天的事，還是求老英雄不要見怪俺等，把俺的那個孽徒交給俺帶了回去，俺日後自當想法報答你這番意思！」計萬年道：「就憑你這樣一說，這件事豈能就完，我現在倒有一個法子，今天在我這裏，你我也不必動手，最好你我明天定規一個地方，大家比比試，倘若你果有能力，我自把你徒弟交給你，任憑你們去處治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對手，那時不單你的徒弟你要不回去，恐怕連你們這般人也未必能夠找出便宜去，你說這話可說得是嗎？」苗二侂子一想這個神氣，未必能佔上風，倒是依了他的主意，明天和他再比較

也好，想到這裏，遂向計萬年道：「這件事要依俺說，還是不要這樣辦才好，只是老英雄既是願意和俺那班弟兄見面，也沒有什麼不可，却要請問老英雄，明天在什麼地方見面的好？」計萬年沖口而出道：「南苑，關帝廟何如？」苗二愣子遂即答應道：「就是那樣吧！只是還有一件，俺要跟老英雄打聽打聽，俺還有一個朋友姓黨的，據說也被老英雄把他拿了，不知可否把他放走，因為他不過是來替俺打聽消息的，這裏頭一切，全不與他相干。」計萬年道：「這件事你不消問了，那姓黨的已被你一個姓華的方才來此救了去了，你快回去告訴你們的人，在今夜子時前後，我必同周大成前去和你們一較短長，你們快快去吧！」苗二愣子知道是華梁已然把黨明救走，心中先放心一半，便忙答應道：「是吧！俺便通知他們大家在那裏候你老英雄來吧！」說完，帶了方天玉，便縱上牆頭回計萬年道請，隨即越牆出去，方天玉回苗二愣子道：「師叔，你老人家爲什麼不在這裏動手，却同他約定關帝廟，這豈不是給人家姓婁的找不自在？」苗二愣子道：「俺豈不知道在這裏動手，却有兩層不便，第一，憑你我的本事，未必能贏得了姓計的，即便碰運氣贏了姓計的，他們府裏有的是人，也不一定會使俺等得了便宜，那時我又應當怎樣措置？再說，依俺看時，這姓計的，也不像在王府裏做什麼事的，言談之間，大有助俺之意，這裏說話，大有許多不便，如果在關帝廟裏，就可以全都說清，所

以俺才不會和他動手，要依俺看時，就是那黨明被救也不一定是華梁所爲，好在少時見了華梁，便可問個明白，到了今天夜晚，看個動靜再說！」一壁說一壁走，兩個人全不留意，不想方天玉竟走在一個人身上，只聽那人罵道：「什麼人走路不望路，却不知踏了你浴子的脚。」苗二倭子一聽，便急叫道：「黨大哥莫罵，是小弟苗正義在此！」原來正是黨明，只因黨明把華梁背出園外，幸喜街上尚沒有什麼人，黨明知道附近有一個小客店，這個店裏，只有父女兩個，也賣些酒菜之類，黨明因素日歡喜吃酒，所以到這裏來過兩次，今天一想，別處又遠，也未必能有這裏安靜，不如此投這裏再講，把華梁背到這裏，好容易把店叫開，店裏老頭子先時有些不肯，後來黨明便說起自己是怎樣帶了華梁投親，怎樣投親未遇，直找了半夜，華梁受了暑，所以才到這店裏來，請店裏行個方便，老頭一看他說得可憐，便讓他們進來，黨明把華梁放在炕上睡好之後，便向老頭子道：「煩老掌櫃的多照顧一眼，俺出去買一些藥來。」老頭子答應，又告訴了他這些東西都在什麼地方買。黨明答應，走了出來，一路尋思，那裏去弄些解藥來？不然，恐怕華梁性命不保，只是關帝廟離這裏極遠，往返之間，毒氣一散，恐怕這病就不容易治了，如果不到關帝廟，倘若華梁竟因此而死，他究屬哪個小孩子，怎樣對得過王苗兩個？正在尋思之際，不想一脚正踩上苗二倭子，黨明一見苗二倭子，心裏十分高興，

便笑着向苗二倭子道：「二爺什麼時候來的？意欲往那裏去？」苗二倭子這時碰見黨明，也是事出意料之外，便急答道：「只因俺等着黨爺一夜未回，恐有什麼不測，所以俺才帶了方天玉來到這裏，不想却在這裏碰見黨爺，只是天到這般時候黨爺怎的還在街上，不知是意欲往那裏去？」黨明一拉苗二倭子道：「苗二爺你一來就好了，只是此處不是講話的地方，苗二爺，你們爺兩個，且隨俺洛子來！」說時拉了苗二倭子就走，三個人一壁說，黨明便把昨天自己到這裏來，怎樣被周大成用藥針打傷被獲，怎樣碰見裏面總教師計萬年，把自己救了，今天夜晚華梁怎樣和大成動手，怎樣得勝，華梁怎樣仁義，怎樣不忍傷害大成，大成怎樣發出暗器，打傷華梁，計萬年如何放了華梁，又放自己逃去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苗二倭子聽了不住點頭向方天玉道：「你看如何？俺就看出這姓計的不是和俺等爲難的了！只是這時華梁現在何處？黨爺又何往？」黨明道：「那位姓計的，臨放俺出來之時，曾向俺洛子說，華梁受的是毒器所傷，如果工夫大了，恐怕毒器歸了內，叫俺洛子出來，先買些散毒的藥替華梁敷上，天亮再背回關帝廟救治，故此俺洛子把華廟送到一個就近的小店裏，俺是出來買藥的，但天已然這般時候，俺洛子還在這裏尋思不知什麼地方可以去買藥呢？不想倒遇見了苗二爺，總是華梁的人正直，該當有救，想您身上一定帶有解毒藥品，快快同俺洛子到店裏去吧！」苗二倭子也

把自己怎樣放心不下，才帶了方天玉來到這裏暗探，怎樣到了王府，遇見周大成，怎樣和他動手，怎樣把他弄倒，怎樣計萬年出來攔住，怎樣和自己約定明日在關帝廟比試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黨明道：「看這神氣，這姓計的未必便是真心幫助王府，並且意思之間，還似有和大成爲難之意，不知苗二爺可曾有些看出嗎？」苗二僂子道：「方才俺和方天玉也是這樣說，但願他是真心吧，且待俺快去治好華梁，趕回南苑，那時打算怎樣辦法再說吧！」說時不覺已然來到小店，黨明過去把門叫開，向那老頭兒說明，這兩個人就是自己所要找的親戚，不想在路上遇着，所以同了來的，老頭兒深信不疑，苗二僂子來到屋裏一看，只見華梁躺在床上，已然人事不知，不由好生嘆嘆，忙叫老頭兒舀過一碗涼水，苗二僂子用水把藥化開，一半給華梁敷上，一半把華梁牙關撥開，用水送下，功夫不大，只聽華梁肚裏一陣碌碌作響，猛然一聲喊叫，「痛殺俺了！」驚得那老頭子急忙來看時，見華梁已然端正坐在了床上，老頭子失口說道：「真個是好藥！難道你老就是個神仙，藥便這般靈？」這位爺的藥如果還有時，賞給我一些，倘或俺將來也受了暑，也好拿這藥來贖命！」苗二僂子笑了一笑道：「這藥其實不值錢，如果你要用時，明日俺便替你送些來，只是，今天帶的不多，已然用完無有了！」不一時，華梁精神已然復原，便急忙給苗二僂子磕頭道：「有勞二叔救俺一命！」苗二僂子道：「你不要謝

俺，你快快謝謝黨老英雄救你這一條小命吧！」華梁聽了，果然又向黨明磕頭稱謝，黨明急忙攔住說道：「大家既然都在一起，這等小節，大可不必拘束，你此時可覺得復元不會？如果能走的話，還是回去才是。」華梁道：「俺這時已然不覺得什麼痛苦了，要回去時，俺自走得？」黨明道：「此時最好趁天不亮趕了回去。」遂把店裏老頭子叫過來向他說道：「俺洛子的娃子病已好了，俺親戚勸俺老子到他家去住，俺趁着天色不亮，路間涼爽俺便要去了，在此打擾一夜，實在非禮，這裏有二兩銀子掌櫃的買一杯茶吃吧！」說着把銀子遞了過去，老頭子見了喜歡的真是無可不可，嘴裏一面謙遜着，如何使你老這般破費，可是手裏早已把銀子接了過去，於是華梁，苗二侂子，方天玉，黨明，一直走出那家小客店，直往永定門而來，來到城牆下大家搭好飛抓，爬上城牆，出城之後，各人施展夜行術，不一時已然來到關帝廟。一看婁廷玉和王先生等衆人俱在，便急忙上前把禮行過，大家一見黨明，還以爲是苗二侂子和華梁把他救出來的，後來聽苗二侂子一說，不單不是華梁救的黨明，反是黨明救的華梁，大家不由一齊連稱怪事！婁廷玉道：「誰把誰救出來，這件事還不要緊，還是預備明天那姓計的來要緊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依我聽苗二爺所說，似乎這姓計的，原不是要和我爲難，並且還有暗中助力你我的意思，不知大家以爲如何？」婁廷玉道：「這話我也是這樣說，還有一節，我

看明天他明着說是來和俺等比試，暗中却像是要把大成送到我們這裏，使我們自己懲罰他的意思，依我說，這件事倒是要細心支配一下才好，倘若人家是番好意，我們把事辦錯，不但對不起人家這番好心，並且還要受人家恥笑，如果我們真把人家當作完全是好心，倘若人家暗有用意，大家便要遭他毒手，這件事總要能夠佈置周密，既要讓他看我們這般人裏頭確是正經人物，並且不全是雞毛蒜皮，叫他心服口服，願意和俺等交個朋友，自動的把大成拿住送到我們這裏，就是他有些真變動，我們也有一定準備，不致遭了他人毒手，如果能辦到這樣，才可以算是上上之策，不知那位有什麼意思？只管當面講來。大家也好作一商量！」苗二份子向婁廷玉道：「婁老英雄，你老這話未嘗說的不是，只是有一件，這個地方，俺等都是初次來到，人情地理，全不熟悉，婁老英雄既是爲力於先，何妨救人救澈，倘若能夠助王爺成功，也不枉俺等往返這一遭，依俺看，還是你老支派的爲是，況且你老既說出這番道理，當然自有一番計劃，就請你老分派吧！」婁廷玉道：「王爺又來做成我了，那天雖是我出了半天主意，却一些也不會用着，真個今天還要俺出醜不成？只是今天這件事，也算義不容辭，我便再出一次醜，還求衆位恕我無禮！」大家一齊站起向婁廷玉道：「婁老英雄你老特謙了！就求你老分派吧！」婁廷玉道：「如此恕我無禮！我想那計萬年既肯說出到這裏來，他是必來無

疑，只是這人對於我們當然沒有什麼仇怨，再者看他肯其釋放爺爺，大有助力我們之意，在這內情不明的時候，最好是取一個備而不用法子來，應付這件事，我想他如果真是幫助王府，也可以看得出來，他來的時候，定然帶的人少，我們看見他帶的人少，那時我們便應有一種暗地服他之意，處處都要讓他過得去，那時他必定會爲我們所用，如果他是真心前來立功，那時他帶的必定人多，我們萬萬不可逞強向他動手，只要慢慢保守緊密，往後退去，自可安然無慮，倘若有人不聽我言，上前和他動手，一個有失，大家受累，千萬要牢牢記住。還有一件，大家見了大成，不准過去和他動手，我自想法把他拿回來，現在要派四人打探四方，都是什麼人？有多少，一一探清，急速回報，這裏方好準備。韓光正北，吳七正西，金威正東，丁立正南，探聽不明，不可回報，探聽已明，不可不報。還有一件，王爺這裏也用你不着，最好你還是帶了張興霸，尤俊英，守住地道，如果有些失手，也好從此他去，另作別謀。這件事最要緊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依我說我在這裏不妨事，累次攪擾婁老英雄，我却實在不忍！」婁廷玉哈哈一笑道：「王爺這話說差了，莫說從前待我有分好處，就是半路交個朋友，事到如今我也要管些事，王爺你自聽我所說好了！」王先生點點頭答應了。婁廷玉道：「這時天氣已然不早，大家都可休息休息，待到天亮再聽分派吧！」就在這個時候，方大玉一扯華梁衣襟，華梁會

意，跟隨方天玉來在外面，方天玉看看四外無人，便向華梁道：「師弟，你可曾看見這
個事嗎？想當初大家在山東時候，是何等親愛？事到如今，周大成不知確是爲何，拋了
你我弟兄，獨自投到王府，照現在這個時候看起來，不要說是旁人，就是你我原來幾個
師兄弟裏，也都是看你我弟兄不起，說起來你我弟兄也實在太無能爲，以致寸功未立，
並爲他人恥笑，那金威丁立原是你我一路之人，就是和俺等平起平行，究屬還說得下
去，至於那韓光，吳七，不過是兩個不能提名的小子，也竟會派他們出外，却把我兄弟
兄置諸腦後，俺想這明天早晨，那計萬年會同大成師哥到此，你我現在不要說知師父和
苗二叔，便先去路上邀截好了，不容那計萬年趕到此地，在路上先把他們去解決了，俺
那大成師哥，不過一時的想不開，才肯做出那樣事，如今憑着你我弟兄這番苦口，要把
他勸得心回意轉，只不知師弟你以爲如何？」華梁道：「師兄這話，原是不錯，只是一
件，那大成師兄此次之事，俺先也兀自不信，誰知這次在王府見他之後，他不單不念一
些師兄弟情義，反將俺用藥針打傷，不若黨大爺相救，只怕這條命早已沒了多時，師兄
這番意思，恐怕大成師兄未必能領，那時反勞師兄不悅。況且，此事既由師父拜托妻老
英雄，那妻老英雄既不肯差使俺等，也自有一番用意，那計萬年非比等閒之人，俺等豈
能是他人對手，倘若有個一差二錯，那時豈不更要惹大家恥笑，招師父不願意，師兄你

想這話說的可是？」方天玉還待分辨時，只聽後面有人喊道：「你們兩個又跑到這裏說些什麼？師父那裏喚你們哩！」二人回頭看時，原來正是張興霸，華梁道：「俺兩個在這裏講幾句話，不知師父喚俺等什麼事？」張興霸道：「什麼事俺不知道，俺只聽得師父說，你們兩個特煞好事，叫俺把你們兩個叫回。」華梁向方天玉道：「俺說如何？快同俺去見師父吧！」方天玉也不再作聲，便跟了張興霸回到廟裏，只見王先生滿面怒容的道：「你兩個怎樣？敢也是看着大成眼熱嗎？怎的這裏說話還沒有說完，你兩便又跑了，今天我和你們說，你們那個不聽我的指揮，你們那個便先自走去，不要再認我當先生，這話你們可以聽清記明，今天如果見着大成，不准你們過去和他答話，也不准你們和他動手，不經婁老英雄指名叫出，不得擅自出來，不管你們那一個，有一個不聽，從此不要認我爲師，你們要記下了！」王先生把話說完，苗二份子過來道：「這時天氣已然不早，你們趁早兒還可以歇一歇兒！」大家答應一聲，一齊走進大殿，各自找地方去休息，且說方天玉坐在那裏尋思，自從跟隨師父以來，和俺等瞪眼說話，今天還是頭一次，固然不該俺等膽大妄爲，不過師父今天也就不顧情面？想俺方天玉，今年不過十八歲，倘能施展本領，藏在半道之上，等他們來時，俺使用計把他們拿着，回來見了師父，看他還說些什麼？如果俺的計策不行，那時俺便討要，也要轉回山東，想到這裏，

又細細聽了一聽，只聽耳旁鼾聲四起，不由心裏大喜道：「這才是天助俺成功掙臉哩！」邁步出了大殿，不敢走前面，來到後殿牆，擰身縱出牆去，幸喜四外無人，轉過廟牆，一直往正北跑下，一路跑，一路想，心說這番我跑出來，就要辦出一個厲害給他們看看，只是韓光來時，不知在這前後左右，最好總要走到他的前邊去，不然倘若被他聽見，豈不反是不美。想到這裏，又着實的跑了一程，立脚一看，這塊地方，兩旁都是樹林，中間一條大道，道上十分平坦，確是一個好所在，便找了一個樹林，走了進去，找了一塊石頭坐下，又把自己身上衣服緊了一緊，把自己兵器，全都齊好，閉目養神，靜聽林外響動。這時天氣已然要亮，遠遠已然聽得雞叫聲音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聽樹林前面，便好像有人走路聲音，急忙起身，把手中雙拐扯了出來，這時，脚步聲音，已然臨近，正要外出探看一下，却好兩個人走路說話，只聽一個道：「總護師，你老總還是多加防備爲是，那個姓婁的却十分歹毒，像你老這樣毫不經意的走，倘若他們暗中用了毒手，豈不是要上他們的當麼？」方王玉聽了大喜，知道果然是周大成和許萬年，心裏說道：「這幸虧我來的早，這要全依着那姓婁的支配時，豈不全都誤了？」正要出去，更想再聽聽許萬年說些什麼？急忙收住脚步，只聽又一個人道：「你這又是瞎慮了！你想他們這時就是腿快，也不過是剛到了關帝廟，那裏便會派人出來？我所以要提前從府裏

跑出來，只因俺想這城外樹林之內，定然特別涼爽，我同你且在這樹林裏找個乾淨道兒，睡個覺兒，養足精神再走，你看好不好？」只聽大成道：「你老這話雖是這般說法，俺想總還是不歇，早些趕到的好！」只聽那個人說道：「既然是你願早到，最好你先走一程，到前邊去等我，我自在這裏歇一覺，再去找你，你便等俺一同進廟如何？」只聽大成又道：「如此說，總護師便先在這裏歇一歇，待俺先趕了去。」聽得大成往南跑下去了，又聽那個人道：「這個娃娃，恁般沒福氣，這裏歇歇，不遠勝那府裏熱難籠一般，且待我歇一覺再說！」方王玉聽到這裏，止住脚步，心裏尋思道：「這倒是個巧檔兒，俺正不願和大成相見，如今正和俺意，再者這姓計的放着道路不走，却要在這裏打睡，這一半是這姓計的合當命盡，二則是老天有意助俺成功，且俟那廝睡熟，俺乘其不備，將他打傷，等俺把他扛回廟去，也叫師父知道俺也不有兩手功夫。」再聽東邊樹林一陣聲響，猜着一定是那姓計的竄入裏邊去了，又候了有一頓飯工夫，才慢慢的從樹林裏走了出來，好容易踱到那邊林外，聽聽裏面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這時天光已亮，林子裏面，已然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見裏面有人睡覺，方王玉納悶道：「難道他不曾在這樹林子裏睡？」遂又往旁的林子裏面，找了一遍，依然是連點影子都沒有，忽的心裏醒悟道：「哎呀，不好！俺中了這姓計的計了！分明他從旁處看見俺藏在樹林裏，他才使

出來的詐語，說要在樹林裏睡覺，這分明是讓俺在這裏候着他，他好扯空子從這旁跑了，也是俺一時大意，却上了他這一當，不過，就是他躺在這裏，以他這般機警，恐怕也未必是他的對手，那時保不住還許吃他一些虧哩！只是這番不聽師父囑咐，輕舉妄動，跑回廟去，一定還要遭師父責斥，真是無趣的緊。忽的又一想，把手一拍道：「有了，俺何不追上前去，想他一定吃韓光攔住了！」想到這裏，兀開脚步，一直往南跑去，一口氣跑了總有十來里，定神一看，眼前已是關帝廟，心中不由一陣納罕道：「怪呀！怎麼連韓光也不見了？難道他也吃姓計的賺了不成？這一來只怕兇多吉少，恐怕見着師父，少不了要受這一頓好罵了！只是事已至此，還說些什麼？且進廟去看看再說吧！」慢慢的踱到廟門外邊，聽了聽裏面似乎有人說話的聲音，扒着門縫往裏邊一看，心裏着實的吓了一跳，只見王先生，苗二愣子，金威，丁立，婁廷玉，李大勇，吳七，韓光，東方德，張興霸，華梁，尤俊英，鄧叔寶，陶定邊，曹小芳，張靈姑，一個不少，都坐在那裏，最奇怪的是那王府裏的總護師計萬年，也和眾人坐在一起，再往那邊一看，尤其可怪，原來周大成直挺挺的跪在地下，心裏知道不好，倘若自己從正門進去，一定會使王先生看出自己的行爲，定然會鬧個大大的沒臉，倒不如自己繞到後面仍然從那裏進去，就說自己出去解手去的，或者可以擋過當時，想到這裏，便輕着脚步繞

到廟後，縱身從上面進去，幸喜不會被人聽見，忙將雙拐藏在殿後立柱上，把身上衣服也脫了裹在一起，然後才慢慢往前邊走來，只見王先生怒容滿面的道：「方天玉你往那裏去了？」方天玉道：「俺因吃多了涼水，一時走動去來，……」話還未完，只聽王先生一聲喝道：「你竟在我面前亂講，還不快和大成一齊跪了？」方天玉看見王先生真個動怒，不由一陣心下十分難過，心想自從跟隨師父以來，向來不會見着師父發過這般怒，今天總怪自己不好，不該做出這樣事，使師父生氣，當着這般人，却鬧了個大沒臉，心裏十分無趣，委委曲曲的才待走過去往那裏跪下，只聽那計萬年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，這件事固然要怨令徒草率行事，不遵師命，然而他究竟有上進好強之心，總比你們這位令徒強得多了。再者據我看，他這次私自出去，他還是有些師兄弟情腸，才肯這樣，就是有錯，也是好的。並且，我看這個孩子，天資十分聰穎，性質也還溫和，最好能夠教給他一種特殊的本事，也好使他在江湖上有個立腳之地，才不負他一番求進之意，今天看着俺的薄面，饒過他這一次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既是計老英雄如此抬愛他，我自當使他起來，只是便宜了他！」說着隨向方天玉喝道：「若依你今日這行爲，便該把你和周大成一同處罰，却是計老英雄講情，便宜了你，你下次如果還是這般不聽囑咐時，我一定把你轟出，不認你這徒弟，還不快快過去謝謝計老英雄？」方天玉滿面含羞

走過去向計萬年行了一個禮，計萬年哈哈笑道：「好孩子，難為你跑了半夜，你在樹林子裏可曾看見有睡覺的？」說完哈哈又是一笑，大家不知道，方天玉自己心裏明白，便笑着向計萬年道：「俺萬分無知，你老不要再和我一般見識吧！」計萬年也一笑道：「你先到那邊去，等事情完了，我還有話要和你說。」華梁向方天玉使了個眼色，方天玉急忙走了過去，華梁剛要向方天玉訴說這裏情委，只聽王先生向兩邊一望道：「你們暫時不要說話，聽我說一句話，想俺王某自從逃難到山東，遇見那華二當家起，一切全仗華二當家收留照顧，才有今日，那時承華二當家不以為我為被罪之人，十分青眼，並且肯把他的公子和一般小孩子教我教練他們功夫，其實我那裏有那種功夫去教給他們，一則因為華二當家感情難却，二則我看他們這一般小孩子，也全都大有作為，倘若能夠學成本事，將來也可以有些作為，幸喜他們大家都肯聽我說話，雖然說不上是有功夫，不過大家都不會白學，這總算對得起我這一番心血，至於此次進京，原不想把他們同來，後來因為是苗二爺再三這樣說着，說是把他們帶了出來，正可以讓他們長長見識，也好明白一些江湖上的情形，倘若到京，有用人的地方，大家也可幫助一些，我因推脫不下，方把他們帶了出來，誰知剛剛到了京城，這周大成竟自把心變了，暗投王府，意欲洩底，致大家死命，誰知老天有眼，偏偏遇見計老英雄，看出他的行徑，才把他誑騙到此，由

婁老英雄把他拿住，我想他一次帶人搜店，二次單人探廟，竟敢用針打傷師叔和師妹，三次又把黨老英雄和華梁用藥針打傷，實屬忘恩背義，不容一死，今天當着大家，我要請教一個法子，對於他究應怎樣才好？」大家一聽王先生這番話，再看周大成那種挺眉立目，全無一點羞懼的意思，都覺得這種人死有餘辜，誰也不願意來多說這一句話。

苗二侖子知道今天這件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肯過去說兩句，恐怕都不會上前說話的，想到這裏，便走到前面，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的話，大家都聽明白了，這總怪大成這孩子不知上進，論理像大成這樣孩子，就是把他殺了，也是該的，一則可以替世上除一大患，二則也可以讓他知道作惡的下場，就是他父母將來知道了，總怪他兒子，也怨不上誰來。不過像你既把他收之在先，如今要把他正法於後，恐怕世人要笑你我既無識人之力，又無寬宏之量，事到如今，最好使他不仁，不可使我輩無義，今天當着大家把他放去，他以後如若仍是那樣不仁不信，將來自有人把他除去，總比叫他死在我輩手裏的爲是，只不知王爺以爲如何？」王先生聽了一皺眉道：「話雖這樣說，足見二爺不究其既往，許其自新，可稱大仁大義。只是一件，我們這時，正要行事，倘若把他放去，他依然投奔那方，和我們作對，只怕那時再找不出第二個計老英雄來了，那時只怕是後悔不及！」苗二侖子道：「這却不妨事，這次放他，當然不能還叫他逗留北京，和俺等爲

難，只要王爺肯其把他放去，俺却有個大好主意，可以找一個精明強幹的朋友，把他送回山東原籍，交給他父母，並且把這話說明，也可以使他父母明白此次把他送回山東的意思，俺想這件事，如此一辦，既可免去落個不仁之名，而且也不致於妨礙俺等的事，俺想此事，王爺總可以點頭了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想我這次得以進京，全是苗二爺之力居多，況且，這次周大成，得罪苗二爺地方居多，既是苗二爺這般說時，我還一定能說有什麼不肯，不過却太便宜這個奴才了。並且還有一節，就是找送他回去這人，也就很難找，有本事的，這裏正要借重，沒有本事的，又怕不能把他送到地頭，二爺你道這話說的可是有這一層嗎？」苗二僮子道：「這個到無須多慮，俺想這般人裏，一定有願意送他回去的……」話言未了，只見黨明站起身道：「苗二爺和王爺，都不要過慮，俺洛子願意送周大成回去。」苗二僮子道：「這裏正用人時候，像你老這樣的，萬不能去。」黨明道：「這話不是這樣說法，就是王爺不叫俺洛子送周大成回去，俺在這裏也坐不住，因為俺此次到京城，原是有的一些旁的小事，不想在路上却碰見了婁老英雄，才有現在這番聚會，現在俺洛子送他回去，俺洛子自應替王爺効勞，如果王爺另有別人，俺洛子也不敢勉強，只是一件，俺洛子依然要走，至於這裏事，在俺洛子山真約會以後，不便爲了這方却失了那方朋友的義氣，俺洛子這時把話說開，是叫俺洛子走，俺洛子走，不叫

俺洛子走，俺洛子也是要走，還請王爺和衆位恕俺洛子無禮！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是黨爺這樣說時，俺也就不便留了，至於大成這個孩子，也請你老順便把他送回山東，交給他父母，只是一件，這個孩子，性質十分惡劣，還求黨爺在路上多多留神，不要出了舛錯，反致貽害你老。還有一件，此次你老幫俺等不少的忙，受了許多的累，現在既是要走，俺等也應當再聚一聚，再者，現在又承計老英雄暗中幫助，才得無事，也應一同暢飲，借花獻佛，謝謝他老這番美意的才是！」東方德，陶定邊這一千人，起初看見王先生動怒，大家都不好過去說話，現在看見事已緩和，又見苗二侉子這般說法，大家便都過來湊個高興，幫着來留黨明，黨明笑道：「既是衆位這般抬愛，俺洛子便依實了。」婁廷玉道：「且慢！你們只顧讓黨爺在這裏歡聚，你們却不知我這裏情形，第一節我這廟裏，沒有許多傢具，二則又沒有個廚子，把黨爺留在這裏，却給他什麼東西吃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這個却不妨，好在大家都講什麼客套，只要是能夠有地方能弄半隻豬來，就可以有個辦法。」李大勇在旁邊聽了道：「這個我能弄得了來，弄上半隻豬，三十斤大饅頭，提上幾十斤酒，我想也就夠吃了。就是一樣，這些東西，我一個拿不來，誰能幫我去一趟就成。」華梁道：「在什麼地方，俺可以跟你去。」方天玉道：「你們倆個人，恐怕還是不行，俺也可以跟了你們去。」婁廷玉道：「真是我便忘了，既然如

是，爽得讓金威，丁立兩個也跟了你們一起去。」當下華梁，李大勇，方天玉，金威，丁立，一同走出廟門，華梁問李大勇道：「到底是上那裏拿去？」李大勇道：「上我們的家裏拿去。」大家走路之間，金威向丁立道：「想不到周大成今天會受這麼大的折辱，雖是婁老英雄十分氣恨，究竟也要怪大成不該先下毒手，所以才招出婁老英雄下此毒手。」華梁道：「只是婁老英雄這一掌也太厲害些，恐怕這一來大成要歇個五七日。」方天玉向華梁道：「你們說的這樣熱鬧，俺却一點也不知道，你可以再向俺細說一遍嗎？」華梁道：「說說那有什麼不可，自從師父分派大家以後，也就有半個時辰，便看見韓光跑了回來，說是姓計的和周大成已然來了，大家迎出去看時，只見大成在前，姓計的在後，苗二叔一看見大成就過去，却被婁老英雄攔住，婁老英雄自己出去，向姓計的問他來意，據姓計的說，此番前來，原爲會王某人，如果旁人真有什麼切實功夫，也可以前去較量，只要這裏有人能夠贏得一拳，他願甘拜下風，從此不來多事，如果有人能夠贏得了他，他就要把這一千人同到府裏治罪，這時師父和婁老英雄尚未答語，就是這位李大勇大哥，已然跳了過去，誰知大成早有準備，趁李大勇尚未站穩，照胸頭就是一藥針，也是李大勇未曾防備，吃他一針打中，跌倒地下，張興霸師哥出去，也被他用藥針打傷，他便益發耀武揚威，大肆張狂，婁老英雄十分看不過，這才過去，要和

他講罷，叫他不要用暗器傷人，誰知婁老英雄尚未到得跟前，大成一針早已打出，那一針雖然打在婁老英雄身上，誰知那婁老英雄依然沒事人似的，緩步而前，這時大成要是乖覺的，他就應當心裏明白，這裏已然遇見勁敵，趕快逃走才是，誰知他仗着他藝高胆大，不但毫無畏懼，依然又是三針分上中下三路打出，這回大家都替婁老英雄担一大懸心！」金威道：「要不是因為這兩針，婁老英雄還不至於出那樣大的火哩！」方天道：「你不要擾他，讓他自己說吧！」華梁道：「當下婁老英雄見他連打二針，不由有些動火，却不好意思和他臉上動怒，又見他當時，還在那裏耀武揚威，婁老英雄也知道大成的性子，必須要大大的受下折辱，他才能夠知道世人還有比他高的人，遂向着大成哈哈大笑道：「姓周的看你雖然長個人形兒，却沒有長來人心，你想你這身藝業從何處得來？倘若不是你姓王的師父，姓苗的師叔，只怕你還在鄉下鋤地吧！你受了人家教育之恩，不想報答，反而貪圖利祿，竟敢改投旁人，來和自己師父爲難，第一次帶人搜店未遇，第二次竟敢把幫忙的朋友黨老英雄用暗器打傷，二次又敢來探俺關帝廟，用藥針打傷教你用藥針的師叔，又用藥針打傷你們同門學藝的親師妹，你還敢假借王府勢力打傷師弟華梁！你想我們這種仗着闖江湖吃飯的人，第一要講究義氣當先，似你這樣行爲，義字何在？我與李大勇今天還是頭次見面，你竟一言不發，趁人不備，用暗器傷人，幸我這

副老架子挨得起，不然一世聲名，豈不壞在你手？要依着我的心思，當時便當把你用掌劈死，只是一節，事事可許你不仁，不可使我們無義，今天當着你們這位計總護師，你却不要屈賴，這些話可有一件是屈枉你的？其實這些話我本可以不必跟你說，不過我不忍看你這樣塗糊而死，話已說完，你方才這兩藥針不是未能把我打傷嗎？你還有什麼高明招兒，驚人的絕藝，都使出兩手來，我也領教領教！」華梁剛剛說到這裏，只聽李大勇一聲喊道：「你們還不快走，這樣慢騰騰的什麼時候能到家裏？」華梁道：「你總是歡喜這樣打差，俺這裏一路走，一路說話，也不至於就就誤了時候，偏要你這樣上緊。」方天玉道：「你先不要跟他說費話，你只管說你的不完了？」華梁接着說道：「你看大成可是昏了？他聽見婁老英雄這樣說話，心裏毫不覺乎，竟敢抖手裏雙鎚向婁老英雄當頭砸下，就說大成力氣不大，總也有百十來斤力氣，加着雙鎚，怎樣也要有個一百四五十斤，那婁老英雄見他雙鎚來到，並不躲閃，只立定了用頭向上一頂，噹哪一響，不但把雙鎚碰回，並且因為大成不知道有這一手，沒有脫去挽手，竟被隻鎚後帶出有五六步，才摔倒在地，誰知竟被雙鎚把雙臂用折，躺在地下再起不來，你道婁老英雄這一手功夫，可以說壓倒這一般人了吧？」方天玉道：「果然，這手功夫，聽苗二叔說過，叫作什麼一油鎚貫頂，」是一種氣工非童子功不能練到這個樣子，不過卻不會見人練過，

婁老英雄果然可以壓倒這一般人了！」華梁道：「哼！你那裏知道？這才是能人背後有能人哩！」華梁道：「你恰好沒有說着，那大成躺在地下，不但不怕，而且反漫罵不休。」方天玉道：「你們大家難道也就這樣看着不成？」華梁道：「不看着。依你還是過去救他，還是和婁老英雄較量較量呢？這個時候，不要說是俺等不敢則聲，就是苗二叔和師父也是看着不能說話。誰知這時那位計爺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真正好俊功夫，只是一件，我今天來意早已說明，現在既是這位婁老英雄把大成當場打倒，我自當踐約而行，並且我還有幾句話，要當面跟你們衆位聲明一下，不知可以使得麼？」當下師父們一口同聲說：「請講！」那個姓計的便笑着向師父說：「我今天來意，雖然說了，却不見得就是實請講情，至於我今天真正的來意，雖然沒有說明，不過像黨老英雄，似乎不能不會向衆位申說一二，這話現在不妨這樣說，如果婁老英雄再不肯把他過來拿住時，我也就要把他除治了。實對衆位說，我雖然名爲王府總教習，其實一些也不相干，我不過來尋我的朋友，恰值我的朋友不在，才被他們把我留下，那天我見着周大成，只因我看他十分聰明，很樂意把他收下，所以雖然把他留在王府，却不會說給王爺知道，誰知越看他的心術越不正，我早已想把他除去。」方天玉道：「這麼俺却聽明白了，原來是計老英雄早就打算把大成除治了，只是這又和能人有什麼關係呢？」華梁

道：「你先莫問，俺自會慢慢的說，那計老英雄說到這裏，又向大家一笑道：「方才看見婁老英雄，把他打倒，我心裏真是說不出來的痛快，我便應當轉頭走去才是，不過有一件事，我還要跟眾位說一說，方才婁老英雄練的這一手工夫，名叫（混元一氣童子功）不要說像周大成這樣的不是老英雄的對手，恐怕說句大話，像我這樣也未必是老英雄的對手。只是有一件，婁老英雄，既然施展出來這樣一種功夫，能夠把周大成打成這種樣子，我要是轉身一走，不要說眾位笑我無能，恐怕連周大成也要十分罵我哩！但是，話要說回來，我雖有意在此獻醜，却不是安心和誰爲難，只要大家能夠知道我姓計的並不是膿包無用，我便好走路了。」那姓計的剛剛說到這裏，婁老英雄急忙攔住說，「這是萬萬不可，我不過是因爲周大成年幼無知，目中無人，所以才讓他明白明白，世上還有比他高上之人，却不妨得罪了計老英雄，只怪我一時粗鹵，千萬不可見怪，我這裏當面賠禮了！」說着早深深一安請了下去，方天道：「難道這位計老英雄見了這樣台階還不肯下嗎？」華梁道：「這除非像你我之輩，才會覺得這是台階兒，像那計老英雄人家身懷絕技，那裏肯說了不算，他說完那話之後，又向大家一笑說：「今天我要在眾位行家面前獻醜，只是眾位却不要怪我無禮，這只是遮個羞臉而已，如果有個不到的地方，還求眾位多多指教我。」他說完這話，把衣服甩去，露出一身稀鬆稀鬆的肉來，當

然，你想大家看了這種樣子，可還有不樂的嗎？那裏像個什麼練過功夫的人，身上的皮，差不多都要離了骨頭掉下來的一樣，你說大家怎能看得起他？」方天玉道：「這話却也說不定，怎能夠因為人家皮肉發鬆，就可以斷定人家沒有練過功夫，大概這一來，你們一定着了人家的手了？」華梁道：「着手倒不會着手，却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都吓了一跳。」要知計萬年怎樣把大家吓了一跳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滅巨寇一王走國 正明器衆士逃刑

華梁道：「你道怎樣可怕，說起時只怕你也要有些不信哩，你道那計老英雄的肚皮，却不要吓壞人，方才明明看見他肚皮是癢的，誰知這時再一細看，已然迥乎不同，只見他渾身肉皮，沒有一處不是隆起，那神氣就髣髴得了氣臟一樣，就是那臉皮之上，也顯着高出了許多，更有一樣，方才臉上是又黃又青，這時再一細看，真是又粉又白，便和那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一樣好看，你說這事可怪不可怪，這時他往那裏一站，痰咳一聲，便和打鐘相似，笑向大家道：「我只練了這樣一點功夫，請你們不居什麼人，那位帶有兵刃暗器，都可以往我身上隨便剝砍，只要有人能傷了我一些，便自怪我學藝不精，却與衆位無干，並且還要求衆位恕我狂妄無知，那位能把我踢倒弄倒，我願拜他爲師，絕無

反悔，衆位下手留情，只揀我身上肉厚的地方扎砍兩下試試。」說完，真個站在那裏紋絲不動，師父和苗二叔剛要過去，看那個神氣，是意欲求計老英雄收了這一套似的，這時衆家弟兄那裏還忍耐得住，便齊喊聲，俺等領教領教，張興霸的叉，東方德的尺，吳七的斧，曹小芳的劍，張靈姑的刀，韓光的鞭，尤俊英的棍，都一齊砍扎下來，就在婁老英雄喊一聲使不得言還未了的時候，只聽撲咚咚一陣響，過去動手的倒了一片，還告訴你一件怪事，大家這一般兵器全都扎在計老英雄的肉上，如同陷了進去一樣，你說這事可以說得是怪事嗎？」方天玉道：「這種情形，似乎俺也聽見說過，這種功夫叫做什麼「蛤蟆氣」。」「縲這種功夫的非要內家拳到家，不能深造這種功夫。」華梁道：「這件事你只說到了一半，你且聽俺慢慢向你說吧，那時大家都摔在地下，動彈不得，婁老英雄急忙過來向計老英雄道：「你老這一手功夫，實在讓我們開眼，你老這手功夫，我雖不會練，我可聽人家說過，這手功夫名叫「金剛大拿法」，能夠軟如棉，硬似鐵，刀槍不入，今天實在有幸，得看見你老這手絕藝。不過你老所練這一手的意思，只是爲了避免示弱，現在大家已然領教了，還是求你老把兵器賞給他們吧！」你道那計老英雄怎樣？只哈哈一笑，身上陷的兵器，全都掉在地下，再看那計老英雄，依然是個瘦小枯乾的小老頭子，你道這件事可以算得一件怪事嗎？」方天玉道：「這樣一說，俺便全聽明白了，

這一定後來計老英雄和婁老英雄完全說好了，俺回去時候，趕上正是末一節吧！」華梁道：「大概也就是那樣，所差的還有救治受傷的大家一層，後來大家便到裏面談起來了，俺也曾問過東方德怎樣打人及被人家打出來了？」據東方德說，他這還是第一次吃這個苦呢！原來他們鐵尺砍到計老英雄身上，便覺得砍在棉花上一個樣，及至自己覺得不好，再打算往後撒時，已是來不及，就覺得順着鐵尺，過來了一股力氣，直貫到自己手上，當時渾身便像添了幾百斤的氣力一樣，身不由己的往後顛去，你說這種功夫怎樣練的？」李大勇在一旁不耐煩道：「你們的話真多，還不快快走，等一會兒回去晚了，又該受我師父責罵了。」金威丁立也說道：「還是快點走吧，大家把東西弄回來之後，再大大暢談。據俺等說，雖是大成這次行事有悖義氣，在師兄弟一場，大家也不可過于冷淡他，不要讓江湖上人說俺等也是無義之輩，最好大家回去見了師父，格外替他說些好話，反正是罰了不打，打了不罰，現在既是說要送他回去了，就不要再極力羞辱他，却不知你們以為如何？」華梁道：「二位是後來的，尙且這樣顧全信義，俺等和他從小長大，難道還有什麼不願意嗎？不過却有一節，這次師父十分動氣，就是昨天對於俺的那種神氣，也是歷來所無，恐怕把話說上去，弄不出好來，反而給周大哥添上許多麻煩，俺想還不如不說的好。」方天玉道：「這話不是這樣說法，雖然師父痛恨周師哥，

其實心裏還很是喜歡他，現在，當然成了騎虎之勢，自然自己不好出乎反乎，如果現在有人替他說幾句好話，俺想師父不但是能夠不再責他，或者竟把這件罪過忘去，亦未可知？最好能夠懇求婁老英雄計老英雄，或是黨老英雄，能夠從中一洩這些邪火，必定可成，你說俺這話可是？」華梁道：「恁地時便快去取了東西，急速回去罷。說時便腳加快起來，李大勇笑道：「到都到了他倒忙起來了！」華梁已經來過一次，現在聽李大勇一說，一抬頭看時，果然是到了，當下大勇帶了衆人進去，把一千要的東西，全用羅筐盛好，大家抬好，一直趕了回去，這回路上已然無話可說，走得極快，不一時便已回到關帝廟，剛剛到了門口，只見陶定滂已然站在那裏，見了華梁道：「你們去這大功夫，婁老英雄已然問了好幾次了。」華梁道：「問了幾次也是不中用，總要一步一步走回來。」當下大家把東西抬了進去，華梁見王先生，問是什麼時候才吃？王先生道：「現在天氣又熱，還是能夠早吃的爲是。」華梁答應，忙招呼衆人，把殿裏的桌子搬了出來，在一棵大樹下擺了，隨着把碟筷都預備好。華梁剛要過來請王先生讓坐，王先生早已看出這種情形，便急忙喊道：「華梁難道你糊塗了不成？這裏須不是你我的家，你怎麼不去找婁老英雄，却來問我？」華梁這時想起果然是自己錯了，便急忙又來找婁廷玉，婁廷玉道：「王爺也太謙了，既然全都意氣相投，這種小節有什麼關係？不過，既

然派到我這裏，我便替王爺當一個知客吧！」說着，一手拿了酒壺，一手向大家讓坐，計萬年道：「老英雄慢來慢來，今天這桌席面，我等雖然在這裏攪擾，却是幸陪末座，主座還是黨老英雄和周大成，最好不要把題目看錯，還是請黨老英雄和周大成上座，我們也好敬酒相陪。」婁廷玉道：「這話說得極是，便請黨老英雄來上坐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我先攔二位高興，若說替黨老英雄餞行，請黨老英雄上座，這話我想大家誰也是這樣說，不過有一節，像周大成這樣的人，那般無仁無義，不忠不信，如果不是大家這樣說好話時，我早已把他除治了，現在看在大家面上，饒了他這死罪，放他回去，已是格外容情，倘若再把他讓在同坐，豈不益發叫他不知怕懼了！這是萬萬不可！」計萬年笑了一笑道：「這話不是這樣說法，那周大成原是你老的徒弟，雖然現在他這般不懂得上進，未免有失師徒之義，不過；話要說回來，究屬當初你老有些不明不是？現在已然罰了他，也就是了，若再要往下說時，也就未免過分了。況且，大家這一點面子，你老還好意思都駁嗎？來來來，待我與你們師徒解和解和吧！」說時，也不等婁廷玉再讓，便一手拿了酒壺，一手拖了大成，往座上就按。這時大成已然後悔莫及，計萬年拖他坐，他那裏敢坐。華梁等大家見了，便急忙趁機會過來道：「師哥你就坐下吧！大家也好再親熱親熱！」說時，眼淚已然奪眶而出。大成也不覺有些抽搭起來。婁廷玉道：「你們

衆位也都坐下，也就好坐下了。」王先生心裏也十分惻然，便和苗二倭子向大家讓了一讓，全坐下了，大家也都跟着坐好，只見周大成猛的一下跪了下去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大家當時一齊楞住，婁廷玉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只管說，何必這樣悲苦？」大成哭着說道：「俺周大成受了師父這樣天高地厚之恩，不曾答報，反因一時不明，倒要毀害師父大事，幾次三番，想下師父們毒手，幸虧遇見計老英雄，心裏明白，才不致鬧出大事，然而俺這不忠不孝不仁不義，雖一死不足蔽其罪，今天雖蒙師父們十分寬宥，饒其一死，不過問起良心，豈能坐在這裏，與師父們一同吃酒用飯；想俺周大成自從跟隨師父學藝以來，並無別樣過錯，只是求功心盛，所以才落到這般光景，此番回得家去，少不得有人問起情由，俺拿什麼臉去向人說。如果師父肯其恕過已往，使俺仍然跟隨師父，從今以後，俺再不多說一句話，多走一步路，不知師父可肯恕其已往，許其自新麼？」說着復又痛哭起來，大家聽了，心中也覺得有些悽惶，都拿眼看着王先生，王先生平常就喜歡周大成，比較別人總是另眼看待，如今大成鬧出這樣事，自己縱然護着他，心裏却是說不出來，就是這次讓他回去，心裏也是着實不捨，不過若不如此，叫大家看了，未免人心渙散，現在見他這樣一哭，心裏益發難過，不過拘在面子上，這話一時却說不出口，只閉住了口一聲不發。婁廷玉忍不住說道：「依我說這件事雖是大成一

時錯誤，然而可以恕他一個年歲小，沒有知識，大可以把這件事揭了過去，仍許他跟着王爺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他未必不能補報於將來，就是黨爺暫時可以不走，等過了這用人之際，再說如何？」王先生只是不理，周大成見王先生不肯答應，登時哈哈一笑，收住眼淚道：「好，既然師父不肯留俺，總怪俺不該把事做錯，如今旁話不說，願隨黨老英雄一同回轉山東，反正無論如何，周大成一定會領受師父這番誠意的。只是諸位弟兄，以後千萬拿大成做個榜樣，切不可再學大成，忘師背反，落到這般光景。」說着站起又把酒壺拿到手裏向大家道：「倒不要因了俺這一點小事，耽誤了衆位吃酒，來，來，來，待俺各奉勸三大杯，吃個告別酒兒吧！」說時雖然強掙笑容，聲音却已有些哽咽了。大成這樣一來，大家實在都出乎意外，不由一個個全都發起楞來。計萬年不由暗暗點了點頭道：「質美未琢，真正可惜得很！」華梁大家本來想替大成央求央求，後來一撞兒就過去了，現在見勢成僵局，便又想起從前計劃，由華梁領頭向大家一使眼色，大家便全都跪下了。王先生道：「你們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華梁道：「只求師父饒了我們師兄，許他仍然跟着你老人家，俺等全都起去，如果你老人家不肯答應，那時俺等便跪死在此地了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你們不必替他哀求，像他這樣無禮之人，難道這樣處治他，還多了麼？」在王先生的意思，這句話說完之後，等華梁大家再商量進一步，那時便好

答應。誰知這時大成忽的把華梁一把扯起道：「兄弟，你們這份意思，俺已心領了，只怪俺沒有這種福氣，不能和兄弟們朝夕廝守，此時俺已追悔不及，你們也不必再和師父求了，俺走之後，你們千萬要拿俺當一警戒，切不可再入歧途，那時俺就是不在師父旁邊，也可以少掩以前之過，此時就是師父不肯追其既往，許俺自新，仍然把俺收留，俺也不會在這裏了！兄弟們：你們還是起來吃酒吧！」這幾句話，說得情盡義絕，不但是出乎王先生意料之外，就是華梁大家也是意料不及。大家便都站起來在那裏楞楞柯柯。計萬年一個人心裏明白，知道這件事，再說也是沒有用處，遂向大家道：「既是他這般說時，你們也就不必再往下說了，反是叫他隨黨老英雄去的爲是，倘他此番回到山東，追悔他從前所做所爲，倘肯歸入正道，倒是一件好事，天氣已然不早，大家快來喝酒，少時，我也該回去了。」苗二侂子本來也最喜愛大成，今天弄成這種神氣，自己要說不好說，不說自己有些難受，這時才要說話，只見計萬年不住搖頭使眼色，便隱忍不說。當下華梁見大成執意如此，知道他向來是有這種性氣，便也不敢再說，只端了酒杯發楞，反是大成一杯酒一塊肉的吃了起來。大家雖然也都吃着喝着，只覺得心裏茫茫，說不出這一層難過，大家一句話都沒有。不一時把酒飯吃罷，黨明道：「趁着天早還不熱，俺洛子便走了罷！」大成也說是早點走的好，當時走到王先生眼前，撲咚一聲跪下

道：「師父，不孝的徒弟周大成走了！願你老忘了你老這不孝的徒弟吧！」王先生此時恨不得說出還把大成留下的話來，只是一時間，有些說不出口，只含着眼淚說了一聲前途你要一意上進，眼淚已然流下來了！華梁大家更是悲痛萬分，大成站起又向苗二侏子磕了一個頭，一聲話也沒有說，站起來拉了黨明便走。王先生狠着心腸，托了黨明幾句照應的話，黨明答應，便同大成走了出來，王先生和大家一齊相送，直送出一里路遠近，還是計萬年攔住道：「這樣送去，他也是要走的，倒是大家回去的好，也免得大家心裏難過。」大成也勸大家回去，大家這才止住脚步，站在那裏，直待望不見他們的影子，大家這才走了回去。王先生一路之上，十分懊喪，計萬年道：「他的資質原是極好的，只怪沒有受着好引導，所以落得這般結果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惟恐怕他不肯這樣甘心，半路上又鬧出別的岔子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我也想到這層，恐怕黨老英雄未必能夠制得他住。」計萬年道：「這個地方却是婁老英雄觀察未清了。雖然這個孩子有些異性，但是以他這幾天跟我在一起，和今天說話這種神情說。他絕不是反覆不常之人，只怕到了家中，路上就要出一種慘不忍聞之事的。若說他半路上再出其他情形，這話我是絕不肯信的！」華梁插嘴道：「這樣說時，不是他要去入死的那一途了嗎？」計萬年道：「你說的一些兒也不錯。」華梁急道：「那怎能看他去死？待俺追他轉來！」計萬年道：「此

時你去追他，恐怕已然不及了。再說，你就是能夠把他追上，你也未必能夠把他叫轉回來，只怕你一時勒逼情急，那時就許當場出事，亦未可知，我看你還是不去的爲是。——華梁聽了，只得止步不追。但是臉上未免露出苦惱之色，大家也都怏怏不快。計萬年道：「這件事總算完結了，我們還是說些要緊的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好！且回到廟中再說吧！」不一時，來到廟裏，王先生向計萬年道謝了，又謝過婁廷玉。計萬年道：「王爺太謙了，我要不是看你們是成了名的英雄，知你們辦事正大，我絕不會管你們閒事了，我姓計的爲人，雖然大家不會會見過幾次，却敢保心口如一，決不會出乎反乎的，就以此次的事說，一則因爲周大成不該賣師求榮，二則我原不是在官應役之人，所以才肯如此做法，至於謝不謝這一層，我想大可以免去，還是談正經事吧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話說得極是，我也是看素常和王爺的感情，才肯管這樣閒事，不然的時候，我是絕不肯管這種事的，最好王爺還是免去客套，商量正經的事好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我就大胆了！」遂叫金威丁立兩個往廟牆外探看清楚，四外全無過往之人，然後把廟門關好，大家便全都坐在那裏，聽王先生說話，王先生道：「自從我從裏面跑了出來，一直到現在，全賴諸位協助我，今天已然快到末一步了，有幾句話，不得不向大家說一下，第一，我這次回到京城，雖然是打算深入大內，去掉盜取明器之人。不過，我却不是打算

把他去掉了，我自己要作一番事業，這件事却是對天可表，只要大家能夠助我一臂之力，我願成功之後，隨同大家海走天涯，只是怎生入內，怎樣得着機會下手，這就全在計老英雄了！」計萬年道：「你老這話說得極是，能夠在功成之後，飄然遠走，那才不愧是人中俊傑，擺脫得富貴，不負大家追隨這番誠意。至於說到我幫忙這一層，我自當竭力去辦，若說到機會，現在却有一些影子，就是這個二十四，聽說府裏請那個主兒，開什麼會，原是我的朋友雲中燕，負着看守的責任，不過這個日子，恐怕他未必能回得來，這個事情，只怕要靠在我的身上，倘若是歸我管理時候，那就好做手脚了！至於這邊的怎樣辦理，我也得聽個下落，方好做一準備，總之這件事，辦就要把他辦理妥貼，免得後來再生其他枝節，那時就不好再辦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最好先商量出一個辦法來，誰該管什麼，誰管什麼，免得臨時措手不及。」計萬年道：「這話說得是。我想這件事，雖然不會把裏面完全看清，大約也知道了八九，那天他們的祕密處，說是不在緒經樓了，因為前兩天緒經樓進去了人，至於現在挪到什麼地方，我却還不知道哩。」苗二侉子道：「俺想這件事，最要緊的還是要把他們開會的地方找出來，不然的時候，海裏摸針，恐怕還是一點辦法沒有，不知計老英雄可知道他們究竟在什麼地方說話嗎？」計萬年道：「我雖然不知道十分詳細，昨天却聽見傳出這樣一句話來，

二十三晚上在東花園慶春堂警備。「苗二侉子不等說完便問道：「你老可知道慶春堂是不是也有地道？」計萬年道：「這個倒未聽見他們說起，我想這個事情，有個辦法，在二十三的晚上，你們便全都混進城去，只在府的四周等候，那時我自會出來通知大家，只要能夠混得進去，總可以有法子想。只是有一件，大家在這幾天裏，千萬不要弄鬧出旁的事來，恐怕錯過這個機會，以後就不好設法了。我這時就要回府裏去，如果中間沒有什麼特別要緊的事，我就不再來了。只等二十四再見。切記切記，不要在外頭再惹出事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一切全仗大力幫助！」當下計萬年辭了衆人，一直回到慶王府去，自去打探消息。且說王先生見計萬年已去，不由心裏十分難過，想起大成跟隨自己一場，只落得這般結果，真正令人心灰。大家見王先生沒有精神，也知道是爲了大成，全都悶悶無言。苗二侉子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，俺看你這種神氣，分明是又在想念那周大成，俺勸你死了心吧！這個時候，恐怕他已完了多時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王爺，今天聽計老英雄之言，想此事定能成功，好在爲日無多，把這裏事完了，便急速趕回山東，我想那周大成一路之上既有黨老英雄看守，必不至於出什麼事，何必這樣發愁？」王先生道：「你老這話說的是，我想我此次出走，到了山東，多承姓華的十分幫助，才得有今日，不想大成這個孩子，忽然誤入歧途，只落得這般光景，此番回去，見了姓華的，那

姓華的不知他的錯處，豈不要怪咱太無情腸，用完了人便這樣發落，豈不使咱傷心！這話還是往好裏說，如果在半路之上，再出些意想不到的事，怎對得起姓華的和姓周的父母！」婁廷玉道：「話雖是這樣說，那裏便會有這件事，總還是往好裏想的好。」說完又安慰兩句，便走出外面，吩咐李大勇和大家都好好在這裏，不可任性亂去，倘或再鬧出其他的事來，便益發的不好辦了！緊記！緊記！我這時要先回到李家去看看了。李大勇連連答應，這時苗二倂子，東方德，吳七，韓光，鄧叔寶，陶定邊，大家全都坐在東邊配殿裏養神，外頭只剩下華梁，方天玉，張興霸，尤俊英，張靈姑，曹小芳，金威，丁立，李大勇，大家坐在院裏，說些拳棒之事。且說王先生坐在那裏心裏一陣發悶，不覺沉沉欲睡，正在昏迷之際，只見眼前一幌，急忙抬頭一看，原來正是周大成，不由心裏一陣大喜，急忙站起來道：「怎麼你回來了？那黨老英雄呢？」只見大成滿面都是愁戚之容，全無一點樂色。王先生過去待要拉他的手時，他只是往後退去。王先生不由焦急，腳下一用力站起身來就追，不防腳下一絆平空一交，摔在地下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猛的驚醒，方知是一夢，心口突突亂跳，定神一想，大成一定凶多吉少，不由心裏一陣難過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聽院裏一個人喊道：「姓張的，你說些什麼大話，你便當着我不明白你們這一份意思呢？我也知道你們那個師父將來要是當了皇上，你們就是大官老

爺，可是，你沒想到，你師父到了那個時候，心裏還有你們沒有你們呢？」只聽又有一個喊道：「呸！姓李的，誰和你說這些費話，你要知道姓張的却不是好惹的！」只聽那個又喊道：「你不是好惹的，難道姓李的就是好惹的，來！來！來！且和你較量較量再說！」再聽旁邊便有許多攔住的聲音，自己便急走出來看時，只見苗二侉子等也正從東殿跑出來。跑到那裏一看，原來是李大勇和張興霸兩個，都粗了脖子紅了筋的在那裏跳着喊，華梁大家在那裏又是拉，又是勸。王先生急喊張興霸道：「張興霸：你們爲什麼事這樣吵鬧？你可知道咱們現在是在人家嗎？」張興霸還未及回言，只聽李大勇把手一拍道：「着哇，還是你師父比你明白多了，吃着我們，喝着我們，還敢跟我們瞪眼，你想想你不太厲害一點兒嗎？」王先生聽了心裏十分不受用，却又知道他是渾人，不使再跟他說什麼，並且這時婁廷玉又不在這裏，倘若要鬧出點兒事來，不但是對不起婁廷玉，就是他這樣大嚷特嚷，被人家聽見，也就有許多不便，想到這裏，便忍了一口氣，打算把張興霸叫開，也就完了。誰知李大勇哈哈一笑道：「倒底是要做皇上的人，和普通人不同，真有這般寬宏大量，姓張的，你可還敢鬧狠嗎？」王先生剛要說襲不得，只聽廟門匡啷一響，廟門分爲左右，從外面跳進一人，直奔王先生，當胸一把揪住，王先生急切裏也看不清來的是什麼人，就是大家也都是一楞，華梁眼快看出來的這人，正是

那山西人黨明，就知大成不好，趕緊上前扯住道：「黨老英雄，你老怎麼回來了？難道是周大成又鬧出事情來了嗎？」黨明喘吁吁的道：「你們且慢着急，聽洛子慢慢的說。」苗二倂子看見他這個樣子，怕是他再急出什麼病來，便急過來說道：「你老不用忙，先到那邊喝一碗水，喘過這口氣來再說，說完便把黨明拉進在配殿裏坐下，去倒過一碗水來，讓黨明喝着。這時大家也全都擠進東配殿裏聽王先生講話，李大勇和張興霸也顧不得再吵了。黨明把茶喝完，又喘了一口氣道：「俺洛子這才算活過來！」苗二倂子見他已然歇過這口氣來，便問他道：「黨老英雄，你老不用着急，你老只把大成怎麼樣了告訴俺一下，大家便好放心了。」黨明道：「你們還說什麼不放心的話麼？俺洛子實對你們說吧，那周大成他已經死了！」這句話剛剛說出來，只見王先生哎呀一聲，早已暈了過去。華梁大家雖是十分傷心，看見王先生這樣，倒不敢十分悲傷，大家過去一齊喊叫，好容易才把王先生喚醒過來，不住的喊道：「這却是我害了他！」說着復又啼哭起來。苗二倂子這時只好止住自己的悲痛，向前勸道：「天氣這般熱，不要哭壞了自己身體，雖然是大成死在外頭，究屬是他自己不振作，才有今日。好在大家都是當場看見的，誰也沒有什麼對不起他。倒是問問黨老英雄，他是怎樣死的。現在什麼地方？總要想法子把他弄到家裏去，才是道理。如今就是再哭得痛些，俺想也是一點益處也沒有，

不知王爺以俺這話爲然否？」王先生道：「苗二爺說得是，難道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，不過大成跟我出來一場，只落得這般下場，不免使人心裏難受。」遂止住淚道：「黨老英雄既說他是死了，他究竟死在什麼地方？怎樣死的？還求黨老英雄說明，大家也好去看一看。」黨明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件事實怪俺洛子辦事不明，不然也出不了這樣事，俺洛子跟你們分手之後，俺和他便上了大道，一直夠奔蔡村，誰知剛剛到了蔡村村口，他便向俺洛子說：『你老先走一步，俺隨後解個小手就來。』那時俺洛子怕他借着尿遁逃走，便要跟着他進林子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他進了林子，便又怎樣呢？」黨明道：「他見俺跟他進林子，他就不進去了，站在林子外邊，向俺一陣狂笑說：『姓黨的，你也太小看人了，難道說俺已然走到這裏，還肯逃跑不成，俺如果肯那般做時，俺此時倒不來了。』」俺洛子聽他說了這樣一片話，那裏還好在這後面跟隨着他，只是陪着他笑了一聲說：「這事却休怪俺洛子，實在俺洛子也是奉了朋友之託，不得不如此吧。既是周小英雄這般說時，俺洛子只在這裏等候便了！」誰知他進樹林了許久，却不見他出來，俺洛子就知事情不好，先前還以爲他是走了，及至急忙跑進林子裏看時，只見大成早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下。他進樹林子時候，分明不會見他身上帶着什麼兵刃暗器，說他中惡，當然是誰也不肯信的。說他自戕，却又找不出傷處來。俺洛子過去仔細一看，方看出咽喉上釘着五

根梅花針，原來他身上還有梅花針，俺洛子却不曾防備，誰知他竟用這個自戕了！那時俺洛子還作萬一之想，知道他身上帶有解藥，倘若能解救過來，豈非好事？誰知在他身上搜尋殆遍，也不會尋出解藥，後來在他身底下，看見有一個小口袋，俺洛子以爲是解藥猶在，心裏着實一喜，誰知拿起一看，原來口袋却是空的，你們道他死心堅決不堅決，俺洛子有意把他扛回來，一則天氣太熱，恐怕到不了這裏，就會尸體變壞，但是把他放在那裏，俺洛子却又有不放心，後來俺洛子便在樹林子裏面，刨了一個大坑，暫時把他埋了，急速趕回，報告你們大家，快快想個什麼法子，去把他埋葬起來才好！」

黨明說到這裏，苗二侂子頭一個哭道：「這全是俺害了他了！」王先生急忙攔住道：「苗二爺，這事也不是哭的事，這時最好先找兩位，跟隨黨老英雄急趕蔡村，買口棺材，把大成尸首先成殮起來，等到事情完畢，然後再把他運回山東，方是合理。」韓光道：「這蔡村我倒去過幾次，如果黨老英雄去時，我願隨了去。」東方德道：「俺雖地理不熟，如果要是願意俺去時，俺倒無妨走一趟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煩二位同黨老英雄去一趟吧！」又向黨明道：「黨老英雄同他們把事辦理完畢，還是請黨老英雄回到這裏來，因爲就在這兩天裏，非常的需用人，總求黨老英雄協助到底才好。」黨明道：「事到如今俺洛子事也不能辦了，自當竭力幫忙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三位拿上用

費就走罷！」當下苗二侂子從屋裏把錢拿出來，交給東方德，東方德收好，同了黨明韓光自去。再說王先生吩咐華梁道：「你去跟興霸他們大家說，我們現在住在人家地方，一切不可不遵守規則，切不可和李大勇再行一般見識，如果敢故意不聽，漫道我不念師徒之情，當面要斥責了！」華梁答應，去告訴張興霸等，大家答應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廟門一響，婁廷玉從外面走了進來。王先生見了，急忙把方才黨明回來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婁廷玉聽了，也着實嘆惜不止。苗二侂子道：「俺看今晚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動靜，明天便好進城，後天就可以辦事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但願把這件事情弄清楚吧！」又說了些閒話，又叫他們在院裏收拾東西。當日無事，次日天亮，黨明，東方德，業已由蘇村趕回，見了王先生，便說買妥棺木，已然埋葬在那裏，王先生忙向二人道了謝，苗二侂子和華梁這一般也全過來謝了。黨明便問起何時進城辦事？王先生道：「計老英雄已經說過，二十四日便可得手，二十三就要進城探聽消息，今日已是二十二，明天便好進城了。」婁廷玉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不比尋常，最好預先分派一下，誰人管些什麼，免得臨時失措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我也想到這層，只是究竟應當怎樣分派？因為不知道裏面情形如何，這時實在沒有法子斷定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俺想這大事依然可以分派分派，就是見了計老英雄，俺想也不會大有更改的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說來大家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11398

